

在保存傳統與適應變遷之間的抉擇

謝宗榮

—側記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平安祭典（上）—

目次

- 一、前言
- 二、王船信仰與東港迎王傳統
- 三、東港平安祭典的籌備
- （一）組織形成
- （二）中軍府降駐
- （三）王船建造
- （四）陣頭操練
- （五）庶務準備
- 四、東港平安祭典活動過程
- （一）王府上樑
- （二）水邊請王
- （三）過火安座

一、前言

對一個多年來關注臺灣漢人傳統民俗信仰與民間藝術的文化工作者來說，親身參與觀察記錄「東港王船祭」

活動是一份十分難得且寶貴的經驗，尤其是從準備工作以至於祭典全程、從外圍活動以至於核心祭典的較為完整觀察，相信亦是在現今諸多民俗宗教學者以及民間文史工作者之間，少數者曾有的經驗；而筆者在去年（一九九七）即親身採訪了「東港王船祭」的部份準備工作，以及除了核心儀式之外的全部祭典活動過程（註二）。

在前後為期三個多月的階段性採訪過程中，對於東港這個過去一向嚮往卻又陌生的地方有了較深一層瞭解，在採訪期間也受到當地耆老、友人的熱情協助，而在兩個重大祭典過程中——尤其是整個王船祭活動，更是深刻體驗了東港老少男女信眾的虔誠信仰，以及祭典活動之所以廣受矚目的原因。事過兩個多月之後，在面對書案上成疊的資料以及數千張的活動記錄圖片，我希望以自己的所見所聞，企圖在已付梓的著名學者研究成果中，就一個藝術民俗文字圖像工作者的立場，提出一些不同角度的看法。

有關東港王船祭的相關文字圖像報導，近十年來見諸報章雜誌之間的可謂林林總總，其中有學術性的專論研究，而泰半是一般單篇短文（通常以圖文配合方式刊出）或報導文學式的短篇散論文。在內容較可觀且具學術性的專論方面，較早的有美國籍歷史學者康豹（Paul H. Kuan）的〈屏東縣東港鎮的迎王祭典：臺灣瘟神與王爺

信仰之分析》，載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期（一九九〇），作者也在最近將該篇專論更以補充獨立出版（一九九七），另外就是李豐楙教授所著由屏東縣政府印行的《東港王船祭》（一九九三）。上述兩者亦是近年研究東港王船祭最力之作，兩者在學理、考證上皆有其深刻、突出之處，但其間亦有不同的關照。

康文偏向由歷史的角度來說明東港迎王的沿革以及戊辰年迎王祭典的過程，且在關於王爺（千歲爺）的神祇屬性（是否為瘟神等方面）有相當深入的考證與大膽的假設，唯其結論將東隆宮主神溫府王爺以及屬三十六進士系統的千歲爺定為是「死不瞑目的厲鬼」，此一推論則相當違背在地人的看法，可說犯了一般歷史學者常有的「客位主義」缺失。除此之外，康文亦未針對東港迎王祭典過程的重要儀式活動，在意義上做較為深入的探討說明，是不足之處。而李教授為道教民俗學者，宗教祭典儀式的描述清晰深入自是非一般歷史或人類學者所能相提並論的，文中關於王爺神格問題，雖未做較為廣泛深入的探討，但一組簡單「常、非常」結構，關於傳統漢民族成神之道的闡述確是頗能契合一般漢人的觀點；唯書中未對傳統漢民族廟會節慶中雖屬外圍地位但卻最生活化的陣頭、王船及其相關表演性民間藝術活動有較多的著墨之處。

因此，如何在前人已有傑出成果的前提之下，再對同一主題作探討並能提出不同的觀點與發明，且又能避免走向一般報導文學式的輕描淡寫，是筆者在嘗試撰寫這篇文章時最感壓力沈重的。本於自身過去的學養基礎，以及對傳統漢人以民間藝術為主的民間文化的關注，筆者乃希望從整個「丁丑科迎王平安祭典」活動所

呈現出的意象、圖像切入，著重於文化現象的持續與變遷的探討，以活動過程中的各種事項所反映出的文化現象以及各類型民間藝術活動為基礎，來嘗試描述、建構筆者關於這次祭典從準備以迄於活動過程的印象。下文即從：王船信仰與東港迎王傳統、迎王祭典的諸般籌備工作、迎王祭典活動過程、迎王祭典的持續與變遷等數個範疇，來說明這場在筆者心目中具有「在保存傳統與適應變遷之間的抉擇」意味的丁丑科東港迎王平安祭典。

二、王船信仰與東港迎王傳統

以送王船為祭典主體特徵的王船信仰是南臺灣較具代表性的漢人民俗宗教活動，而南臺灣的王爺信仰也與中部地區的媽祖信仰同為全臺信仰文化中規模體系最龐大的兩支，以迎王送王為主體的祭典活動也在南臺灣形成數個信仰文化圈，其中又以東港溪流域的東港王船祭與西港溪流域的西港王醮最具盛名，因此在臺灣民俗界中素有「南東港、北西港」之稱，而兩地的王船信仰又常被民俗界做為比較，但兩者之間卻各自具有其特色，雖然近年在本土文化勃興所帶來的民俗宗教熱氛圍之中，東西港之間不免有相互較勁的氣氛，但兩者各自成為南臺灣王船信仰的典型之一是有無庸置疑的。西港王船祭典著重在典型「王醮」（或稱「瘟醮」）道教儀式的舉行，其祭典特色為五朝的王醮醮典、白天送王並發展出送王時的搶鯉魚旗風俗；東港王船則置重點於祀王、宴王時的儒家式祭儀特色，王船建造美觀、船體龐大，以及凌晨送王等，是為最大的不同，其中尤以王船建造及

裝飾藝術最爲民俗文化界所稱道。因此彼此之間在信仰特色尚可謂各有千秋，不管是上半年迎王的西港王醮（西港香），抑或是下半年送王的東港王船祭，同樣是三年一科，也在同一個地支年中盛大舉行的東西港王船祭典，都爲南臺灣的民俗信仰文化掀起陣陣的熱潮。

三年一科「東港王船祭」迎王平安祭典的舉行，每科傳統皆在農曆九月中旬以後舉行，整個祭典過程從請王一直到送王爲止有八天之久，根據當地耆老表示此一系列之祭典傳統已持續有近百年的歷史，至少在目前尚能訪問到的曾經親身參與者來說，最早可追溯至昭和六年（一九三一）一科，迄今也有六十餘年的歷史（伍政祈一九九四：二九），此期間也只有有在日據末期曾因太平洋戰爭而曾中斷過一科。而早期的迎王活動的規模較小，以紙糊方式製作的王船也未如現行木造王船之引人注目，直到民國六十二年改以木造王船取代紙船之後，東港王船祭方逐漸發展出近代壯盛的規模，並受到民俗界與文化界的矚目。關於東港地區在日據之前的送王情形，目前由於沒有確切的文獻史料可徵，故無法得知其較爲詳細的情況，但根據東隆宮所刊行的《東港東隆宮沿革誌》，在其中的〈溫府王爺史略〉有關於主神溫府王爺成神的描述中隱約可見早年東港送王船傳統的根源（全國寺廟整編委員會編一九九五：一四—一五）：

東港東隆宮主神王爺姓溫，名鴻，字德修。生於隋煬帝大業五年（公元六〇九年）歲次己巳年十一月一日。屬山東濟南府歷城縣白馬巷人，書香門第，自幼聰穎，稍長文武兼備，交遊廣至四方，風雲際會，適逢於唐朝貞觀年代，皇帝李世民微服出遊，遇險困危，溫鴻捨身救駕，功居其首，皇帝賜

他進士出身，其時救駕者共三十六人，一併賜封進士，且與之義結金蘭……。

太平盛世，（以溫鴻爲首的）三十六進士奉旨巡行天下，宣揚大唐德威，一次乘船出巡不幸在海上遇難，三十六人全部罹難無一倖免，據當時生還水手與侍從目睹，三十六進士喪生之時，有聞仙樂飄奏，海上即時呈現一片祥雲紫氣，世人咸認溫鴻之死乃解脫成神，貞觀皇帝得聞此一訊息，痛失功臣之餘，復信其成神之說，乃追封「代天巡狩」，頒旨全國建廟奉祀，春秋致祭，敕封永享人間香火，並下旨建立巨舶，名爲「溫王船」，內奉溫王爺及其義結兄弟之神位，於清醮畢送入海中，王船上有御書「遊府吃府，遊縣吃縣」八字。敕告天下，凡溫王所到之處，百姓官府一體奉迎，均應殺豬宰羊設祭，大事供奉，以慰溫王在天之靈。

而在〈史略〉中，也說明東港地區溫王爺信仰的由來，是閩南移民渡海來臺時所攜來奉祀的。雖然在〈溫府王爺史略〉中以及沿革志的〈東隆宮沿革史〉中，皆並未說明溫府王爺信仰傳來東港之後，是否同時將造溫王船、送溫王船習俗帶來，但目前東隆宮中前殿虎廳中供有小型木製溫王船二艘，據傳已有上百年歷史，但在諸般追查現有史料與訪談地方耆老之下，也無法真正的釐清廟宇中舊王船的由來。雖然如此，不管早年是否有送溫王船的習俗，至少顯示東港地區昔時也有造溫王船以供祀溫王爺及其結義兄弟的傳統；但或許由於複雜的文化變遷等因素，這種送溫王船的習俗，似乎早已不見痕跡。

至於東港迎王平安祭典的現狀，根據最近數科年東

隆宮所刊行的《平安祭典專輯》，以及田野現況的觀察訪談所得，東港王船祭典亦每逢丑、辰、未、戌科年，三年一舉，每科年所請之千歲爺為三十六進士中的王爺，每次請五位，但只有大千歲有姓氏頭銜，而且每科年所請的大千歲雖屬三十六進士十二位「欽點」中的一位，但姓氏則不固定。再者根據地方耆老的說法，由於每科年所請的五位千歲爺，乃溫王爺生前結義，死後一同成神，而由玉帝敕封，負有「代天巡狩」任務的欽差王爺神，故溫王爺在每科年迎王平安祭典中的立場，則是做為地方守護神與主人的身分，來接待欽差王爺，也是其結義兄弟神的情形。因此，由以上諸特點可見，東港地區近代王船信仰的精神與面貌，與西港地區有著明顯的差異性質，也與記載高屏地區送王習俗的《鳳山縣志》，抑是其他記載有關臺海地區送王習俗的《諸羅縣志》、《臺灣縣志》與《澎湖廳志》等文獻中所描述的不同；顯見不管此期間的變遷過程與因素如何，東港地區的王船信仰，數十年來早已發展出屬於在地化的獨特面貌。

關於臺灣民間送王船的相關信仰習俗史料，目前可知最早的記載是清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陳夢林修《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

斂金造船，器用幣帛服食悉備；召巫設壇，名曰王醮。三歲一舉，以送瘟王。醮畢，盛席演戲，執事儼恪踞進酒食；祭畢，乃送船入水，順流揚帆以去。或泊其岸，則其鄉多厲，必更禳之。相傳昔有荷蘭人，夜遇船於海岸，疑為賊艘，舉砲攻擊，往來閃爍；至天明，望見滿船皆紙糊神像，眾大駭，不數日，疫死過半。近年有與船而焚諸水次者，代木以竹，五采紙褙而飾之。每一醮動數百金，少亦

中人數倍之產；雖窮鄉僻壤，莫敢者。

類似的記載亦見於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陳文達修的《臺灣縣志》〈卷一·風俗雜俗〉中，是目前臺灣各地送王船的早期實況（李豐楙一九九三：四二—四三）；而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林豪的《澎湖廳志》中亦有描述較為詳盡王船的史料。由上述〈風俗志〉中的描述可發現在清代本省送王習俗中所用的船最早是木造的，以送流於海的「遊地河」方式送船；到了清初時則有以紙築糊成裝飾的方法造船，而採焚於水次的「遊天河」送船方式。但類似的記載幾乎都只出自臺灣南部與澎湖疆域相關的方志，而不見於北部地區，這或由於洋流與季風風向的關係，早年閩岸所送之船，多源流至澎湖與本島南部海岸故。但不論《諸羅縣志》或《臺灣縣志》、《澎湖廳志》等所記載的送船習俗，與當代臺灣本島各地的王船信仰相比，似乎比較接近以西港地區為代表的王船信仰現況。

至於臺灣南端高屏一帶的送船習俗目前所見的只有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王瑛重修的《鳳山縣志》的記載：

民間齋醮祈福，大約不離古儼，近是，最慎重者曰王醮。先造一船曰王船，設王三位（或曰一溫姓、一朱姓、一池姓），安置外方，迎至壇次。齋醮之時，儀仗執事，器物筵品，極誠盡敬。船中百凡齊備，器物窮工極巧，糜金錢四、五百兩，少亦二、三百兩。醮畢，設享席演戲，送至水濱，任其飄去（紙船則送至水濱焚之）。夫儼以逐疫，聖人不妨從眾。至云船泊其地，則鄉必為厲，須建醮禳之；嗟！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豈有至則為厲而更禳之

理？且人亦何樂為不見益己而務貽禍於人之事耶？此理之不可信者也。

唯以上的記載亦明顯的指出舊鳳山縣的送王習俗中，建王醮、設王三位等特點，是古代送瘟船習俗典型的遺留，就本島現行諸送船信仰而言，亦較接近於西港的現況。關於臺南縣西港鄉送船習俗的沿革，當代民俗學者劉枝萬有以下描述（劉枝萬一九八三：二〇一）：

該地盛傳崇祀瘟神與送瘟習俗之由來，以為自從慶安宮有天上聖母以後，臺江內海漸漸淤塞，但當時急水溪仍屬北臺江內海之一部，道光間，由查甫營放流之王船，順退潮漂至大海，又順滿潮而漂著於管寮，然後再由管寮放出之王船，偶而漂來西港，被副祀於廟，信仰漸隆；遂以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重修廟宇為契機，舉行首屆丁未科醮，援以為例。

而西港一地的送王習俗，自道光年間以來三年一舉，每值丑、辰、未、戌年固定舉行，在請王之前必建王醮，所請之王爺（千歲爺）為十二瘟神其中的三位，以當值科年瘟神為大千歲，前一年為二千歲，後一年稱為三千歲，千歲爺的姓氏是固定的；而且在王府諸疏文中，皆用「□歲溫司監察御史」來稱呼當年請下的王爺（千歲爺），因此以瘟傳送瘟神的主題相當明確。相對之下，東港的迎王平安祭典除了信徒們對千歲爺們虔誠熱烈的迎接之外，遷船遶境以及諸項送王儀式的進行，仍保有傳統明顯的驅瘟逐疫功能，尤其是在水邊辭王儀式中，一旦王船點火開始燃燒正式「送出」之後，當地各神轎隊伍幾乎全部秉持傳統習俗的「偃旗息鼓」作法，快速離開辭王的海邊，並且三天之內不動鑼鼓，船隻也

不出海，不似西港送王時信眾們等著爭搶倒下主桅上的「鯉魚旗」以期帶來好運，而再帶動了一場儀式之後的熱鬧場面的情形。

由此可見西港的送王船習俗是較為接近典型舊志中所載的送瘟船習俗，以上這些特色與東港地區相較而言，顯然有明顯的差異存在；再者如前所述，而東港王船祭傳統上皆側重祀王、宴王等儒家式的祭儀為主要精神，因此本地習慣上以「迎王平安祭典」為王船祭的名稱（民間簡稱為「迎王」），並不似以西港為主的主王船祭典之標舉「王醮」儀式的情形；此外，最基本的差異是兩地所請千歲爺的神祇屬性對地方信眾來說即有相當大的不同。緣此種種現象所衍生而來的各種祭儀行為及信仰心理，表現在祭典精神與活動表徵上便也有相當不同的風貌。

三、東港平安祭典的籌備

丁丑正科東港迎王平安祭典日期是在丁丑年的農曆九月二十九日水邊請王開始，以至於十月初六凌晨的恭送王駕後結束，但在請王之前則經過一年左右的籌備工作；而隨著祭典舉行時間的逐漸逼近，各項準備工作也更加緊鑼密鼓的進行，尤其是中秋節過後，請王之前的一個多月之前開始，整個東港地區即幾乎融入在祭典來臨之前的期待氣氛之中，尤其是丁丑科祭典之舉行又配合了八十六年度的全國文藝季活動，而在事前即以各種文宣方式廣為宣傳之下，更使外來者一進入東港街區便很輕易地感受到這種氣氛。

東港迎王平安祭典所奉迎的是與東隆宮主神生前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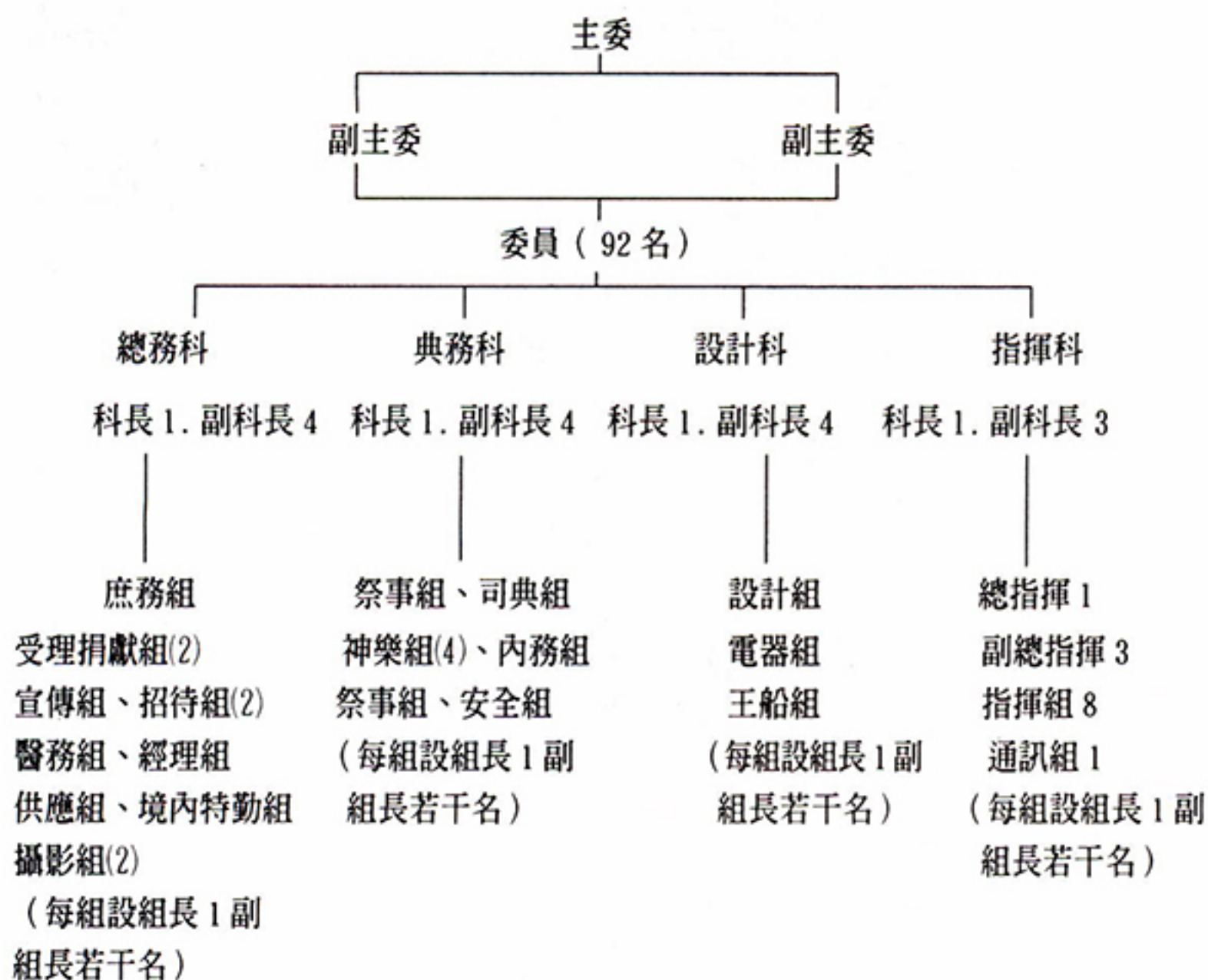
結義之誼且一起昇天成神，所謂三十六進士其中接受玉帝欽點十二位中的五位代天巡狩千歲爺，依照傳統五位千歲爺之中只有大千歲報有姓氏，其餘四位千歲爺皆以大千歲為首，丁丑科大千歲為「余」姓。除了五位千歲爺之外尚有一位中軍爺，通常提前在請王的數個月之前即降臨東港東隆宮，負責監督各項迎王祭典的籌備工作。而迎王的平安祭典的準備工作，依照時間前後順序，主要有王船的建造、各類陣頭的訓練、祭典活動與程序的安排、祭典委員會以及各角頭祭祀組織（以轎班為主）的組合與任務交代、各類祭典行政後勤庶務的預備、王府的佈置等。而祭典組織的各主要負責人——大總理與其他六個角頭的副總理，則是早在前一科迎王祭典結束後舉行「平安宴」時即已擲筊決定。

（一）組織形成

策畫、執行整個東港迎王平安祭典的是核心組織的「東隆宮祭典委員會」，以及外圍組織的「七角頭執事人員」兩者，皆屬臨時編組性質的祭祀組織。活動的推動除了常設性質的東隆宮董監事及其行政人員之外，主要皆由祭典委員會所綜理。從民國六十三年正式制訂〈祭典委員會章程〉選出五十一名委員伊始，至丁丑科的八屆，委員人數已增至九十二名；而依據〈章程〉所載，委員成員由東港七角頭中遴選熱心公益人士充任，最早是由「熱心公益人士於王爺神駕前神杯選定，至辛未（一九九一）科時改由董事長（林雲騰）聘請充任（李豐楙一九九三：七二），之後此遴選方式即沿用至丁丑科。以丁丑科為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由東隆宮主任委員林

雲騰兼任，下設副主任委員兩位，分別為蔡明瑞與許於從，而實際事務的執行則由總務、典務、設計、指揮四個科人員擔任；各科設有科長一名、副科長數名，每科之下又區分為數個組，各有組長以及組員人數不等，整個祭典組織可謂相當龐大而完整。

表一 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平安祭典委員會組織架構



附註：本圖係依據丁丑正科平安祭典專輯人員編制表繪製。

除核心的祭典委員會之外，整個東港平安祭典活動，主要還是要透過「七角頭」祭祀組織來完成，整個祭典活動的執行工作實際是由這些組織內人員所承負，是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群龐大力量。而由東港街區內七角頭壯丁所全面參與的情況，也構成了東港王船祭的特色之一，各角頭之間以不同顏色的制服來加以區分，彼此之間既競爭，又合作的動員景況，也是其他地區的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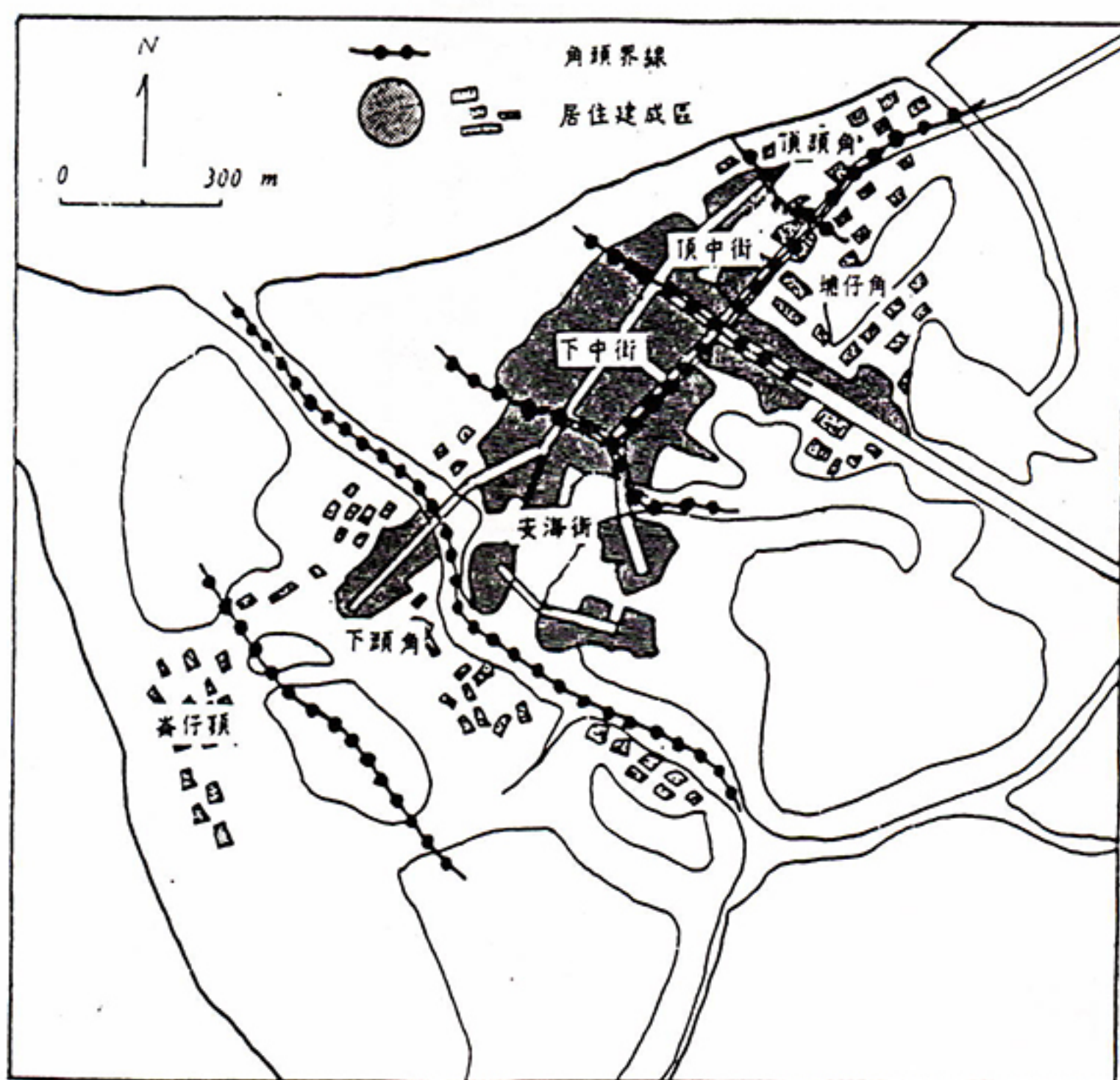
教民俗活動少有的。至於東港七角頭區域的形成，耆老們皆稱自有迎王祭典之時即有，但伍政祈則認為當初是爲了「迎王」所致（伍政祈一九九四：三二），因此也隨著平安祭典的實際需要，在數十年之間角頭的組合及區域也曾有過數次變化（參見：李豐楙一九九三、伍政祈一九九四）；雖然祭祀組織的區域有所變遷，但始終不變的是迎王祭典中遶境、遷船等主要活動的工作始終是由七個角頭平均分擔的，而各角頭負責迎王活動成員（轎班）的組成也成爲一個歷史悠久的父子、兄弟相傳之傳統，當然也是被視爲一項榮譽來看待的。

表二 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平安祭典七角頭及其區域

編號	角頭	主要廟宇	奉祀主神	行政里別
1	下角頭	東福殿	城隍尊神	豐漁里、盛漁里、興漁里
2	安海街	福安宮	福德正神	東隆里、八德里、朝安里部份
3	頂頭角	東隆壇	江府千歲	東和里、頂新里部份
4	埔仔角	鎮靈宮	關聖帝君、李府千歲	新勝里
5	下中街	朝隆宮	天上聖母	中興里、興臺里、朝安里部份
6	頂中街	進水宮	金府千歲	頂中里、頂新里部份
7	崙仔頂	鎮海宮	七府千歲	鎮海里

附註：本表引自李豐楙一九九三：六八附表，並參照丁丑科實況調整。

圖一 東港平安祭典七角頭區域分佈圖



附註：本圖係根據伍政祈一九九四：三三二附圖增補而成

而在七角頭的祭祀組織之中，最重要的當然是當科的大總理與六名副總理了；尤其是大總理一職，在整個祭典過程中凡各項祭儀活動皆由其擔任主持人，而其產生的角頭並負責大千歲的迎奉任務，在傳統上是一項光榮無上的職位，因此歷年在大總理人選的產生方面總是競爭劇烈，而數十年來其產生的方式也有變化。按照臺灣民間傳統的慣例，角頭頭人通常為角頭內之地位崇高而能讓多數民眾信服，且頗負資產的人物，而這些人在過去也常是角頭公廟的負責人或管理人。

東港迎王祭典大總理的產生，早年是採抽籤制抽，在由抽到的角頭中遴選出大總理；民國四十七年開始，為顧及並非所有角頭在一個輪替之內（二十一年）皆能平均擔任一次大總理，因此改為抽籤、輪流並用制，其方式是在每一個輪開始之時，以抽籤方式決定，輪過大總理職務的角頭在下一科則不再參加抽籤，而改參與副總理的抽籤，依此方式則參與抽籤擔任大總理的角頭逐科遞減，直到七個角頭都擔任過之後才開始另一輪的開始。而其他六個副總由於在祭典中各有其分工（分別負責二、三、四、五千歲，以及中軍府、溫王爺的奉迎），故每科皆由未擔任大總理的六個角頭之中抽籤決定，以示公平。但丁丑科迎王祭典期間，或謂每輪完一循環即需二十一年的時間，未競爭上大總理職務的角頭頭人常因年歲偏高而無力再競爭一次，故在抽籤輪流並用制實施了兩輪四十二年之後，地方上又有一股強烈醞釀恢復為單純抽籤制來產生大總理的方式；但不管用什麼方式產生，七角頭分工動員執行祭典活動的方式是東港迎王歷史悠久的傳統，概不會因為大總理產生方式的不同而改變，這是可以確定的。

—在保存傳統與適應變遷之間的抉擇（上）—

表三 民國四十一年以來迎王祭典的大千歲姓氏與角頭、大總理名稱

民國年別	西元年別	科別	尊稱	大總理名	角頭別	備考
四十一	一九五二	壬辰	吳	洪顯	下頭角	抽籤擔任大總理
四十四	一九五五	乙未	譚	林庚申	安海街	抽籤擔任大總理
四十七	一九五八	戊戌	盧	莊占	埔仔角	開使用輪流、抽籤並用制
五十	一九六一	辛丑	徐	洪啞九	崙仔頂	輪、抽並用制擔任大總理
五十三	一九六四	甲辰	楚	王庚丁	下中街	輪、抽並用制擔任大總理
五十六	一九六七	丁未	封	蔡桂芳	頂頭角	輪、抽並用制擔任大總理
五十九	一九七〇	庚戌	盧	郭細句	頂中街	輪、抽並用制擔任大總理
六十二	一九七三	癸丑	趙	謝丙寅	下頭角	輪、抽並用制擔任大總理
六十五	一九七六	丙辰	楚	張正	安海街	輪、抽並用制擔任大總理
六十八	一九七九	己未	宋	楊坤山	埔仔角	輪、抽並用制擔任大總理
七十一	一九八二	壬戌	盧	蔡木松	頂中街	輪、抽並用制擔任大總理
七十四	一九八五	乙丑	趙	蔡清良	頂頭角	輪、抽並用制擔任大總理
七十七	一九八八	戊辰	吳	莊榮華	下中街	輪、抽並用制擔任大總理
八十	一九九一	辛未	封	洪景利	崙仔頂	輪、抽並用制擔任大總理
八十三	一九九四	甲戌	齊	莊道吉	埔仔角	輪、抽並用制擔任大總理
八十六	一九九七	丁丑	余	許茂男	下頭角	輪、抽並用制擔任大總理

附註：本表係依據李豐楙一九九三：六九附表增補而成。

至於角頭之內的競爭，現行的方式是，有意競爭的頭人將所欲獻出的金額以「開底標」比金額高低來競爭，較高者即當選，至於自身財力所不夠的部份則必須負責籌募，而實際上以近年物價指數而言，每科迎王活動的實際支出，皆遠高於其所開出的「得標」金額甚多，雖然在所有參與祭典的角頭工作人員多屬義務工作性質，但其他祭典事務所必須的種種庶務性支出仍是一項相當龐大的金額負擔，對於自身沒有足夠財力或是募款能力者，往往是無法負擔起總理之職的。

而各角頭在平安祭典時實際執行各項的「轎班」成員，也是在東港王船祭典中厥具特色者，也最能表現當地人與角頭之間的密切關係。東港各角頭轎班組織的形成，主要由世居、出生在各角頭的壯丁所組成，這些成員最初都是自願的義務性參與，並經由父子相傳的方式繼承，當地人稱之為「認血跡」，間或也有現落籍在角頭之內者自願擔任者。所謂「認血跡」的方式即是指在一角頭出生者，不管其日後遷往何處，在加入轎班之時也以出生（祖籍）角頭為主，形成十分符合子承父志的傳統精神。因此轎班的組織的活動仍以族群為主體，形成一種強調集體表現、團體榮譽的自願性組織型態，他們在活動時穿著同一顏色的制服即是此一團體精神的外在具體表現，在活動期間也因為團體榮譽感使然，使各轎班成員都能積極的參與爭取團體的最佳表現，因此各角頭之間也形成了一種良性的競爭；而事實上，在市化日益緊密的趨勢之下，這些服職鮮明的轎班成員，也是東港在平安祭典時，予人各角頭區隔的最大印象。

此外，在祭典委員會組織實際執行祭典工作的工作成員中，有兩個組織是直接負責祭祀性事務的進行而必

須要特別指出的，即是「振文堂」與「振武堂」兩個負責迎王時王府內外服務的團體。「振文堂」成員通稱為「內司」，是由地方上通曉儀禮、文疏的耆老仕紳所組成的，也編入典務科中而分屬祭祀組與司典組，丁丑科共有三十七位成員。振文堂的成員多熟悉王府內以祀王宴王為主的諸般祭禮，其主要任務是在迎王祭典期間與代表各角頭的總理配合進行祭祀事務，在儀式中身穿清朝式白色長袍、黑色馬褂，頭戴黃色笠式禮帽，成員中不乏當地鸞堂的鸞生參與，是準備祭祀用品與節制儀式進行的最重要組織成員，在整個迎王祭典活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起位。

「振武堂」成員一般稱為「班頭」，其典型的裝扮為身穿清式藍色長袍，頭戴笠冠（註二），主要負責王府、神轎的護衛，以及王駕（神明）出巡時的前導開路。班頭成員的組成亦屬發願參加的性質，其中也多有父子兄弟相傳者，而振武堂也是目前東港東隆宮除了管理核心的財團法人之外，唯一在縣府登記有案的宗教性團體，登記成員有九十餘名，但實際參與團體活動的則超過一百四十餘位之多；他們在值勤時手持戒棍，口呼號令，宛如古代公堂之上的皂吏衙役，顯得十分威嚴。而在中軍府駕臨之後的迎王期間，班頭尚有一項相當重要的任務，即是在廟前排班為信徒改運、驅邪，這項任務多由其中年紀較長者擔任。

班頭為人改運除了讓各信徒自行捐獻給溫王爺添香油之外，全為義務性質，頂多則是在執行大改時接受信徒一條長壽煙，在祭典活動期間執行任何任務也全都是義務性質，他們將這些工作視為對王爺的服務，也是一種榮譽。「振文堂」與「振武堂」這兩個迎王期間才有

活動的團體，一如民間一般神明駕前團體，都以「爐主制」來產生頭人，各爐主也與各角頭總理一般三年改選一次，但爐主的產生則由有意競爭者在溫王爺駕前擲筊請示聖意，獲得最多筊數者當選；雖為一種臨時任務編組形式團體，但由於資深成員經驗豐富，迎王祭典在他們內外配合之下也都顯得流暢有序。

（二）中軍府降駐

中軍府是平安祭典中所請千歲爺的直屬單位，由中軍爺統領神兵部將駐紮其間，負責監督平安祭典各項籌備工作以及祭典活動的執行。因此，東港王船祭在各項籌備工作開始之前，也就是王船開斧起造之前，必先啓請「中軍爺」降臨進駐在東隆宮。中軍府神位的設置有兩處，一為王船寮內，以監督王船的建造；另一則在東隆宮內，傳統慣例是將第一進龍廳的城隍尊神府讓與中軍爺作為「中軍府」，除了監督各項祭典相關事務之外，也替善男信女改運、驅邪。

日常的改運、驅邪是中軍府降駐期間在平安祭典之前的主要宗教功能，其任務由班頭執行，班頭在執行改運時必須事先詢問改運者的姓名身份，祭改之時則讓被改者跪於神前，先向神稟告信徒身份姓名，男性已婚者稱「弟子」，未婚者則稱「小弟子」，女性已婚者稱「信女」，未婚者則稱「小信女」。改運的方式則可區分為小改與大改兩類，小改是信徒隨到隨改，大改則需事前報名，且事先在神明前擲筊請示（包括鞭打的數目）獲得允許後方才由班頭執行；小改一般只以王爺令旗於跪著的信徒前後劃動並燃化符紙，大改則更需在身體上施行

鞭打，男的打臀部，女的則打手心。鞭打所用的法器亦因信徒年齡性別的不同而有區分，成年男子用戒棍，小兒用竹鞭，小女用紅鞭，已婚婦女則用黑鞭；一面打仍須一邊吆喝，藉這種類似體罰的方式來驅走邪祟或厄運，在迎王期間形成一副特殊的景象。

中軍府的任務宛如古代欽差大臣的先行部隊，事先降臨安排欽差王爺代天巡狩的所有相關事務，一直到送王時方才跟隨五位千歲爺離去。中軍爺雖然與王船大爺（王船公）一樣在祭典籌備之初即降臨，但依傳統慣例皆是如同所請的五位千歲爺一般，以令牌來代表神明的存在而不另外雕造神像，不似一般廟宇較多是以木雕或紙糊神像來代表的情形，而中軍爺的令牌也與各千歲爺令牌在最後送王時請上王船一起燒化。

（三）王船建造

如前所述，以「船」做為送瘟逐疫的工具是漢民族各地的傳統，臺灣西南沿海一帶由於海流、風向等因素，自古即常成為閩浙瘟船漂著之地。臺灣早期的送王習俗中，正如諸羅縣志中所載的：「祭畢，乃送船入水，順流揚帆以去，或泊其岸，則其鄉多厲，必更禳之。」雖然在清代澎湖即有以火化王船的「遊天河」方式送王，但臺澎仍是以放流於水的「遊地河」方式為多。但王船漂著之地因為依傳統習俗必須加以醮祭，往往造成一些較為窮苦濱海村落的困擾；且「或泊其岸，則其鄉多厲」源於由疫區放流的王船也容易給地方帶來瘟疫的傳染，並不合乎衛生的要求；故日據之後，臺灣各地則多改採「擇日焚之一炬」的「遊天河」方式來送

王船，東港自日據以來即採用這種遊天河的焚化方法送王。

東港地區因藉助於地方上具有相當悠久的造船傳統，再加上眾造船匠師對溫王爺信仰的虔誠付出，東港王船自民國六十二年改以木造方式製作，二十餘年來在造船師傅的摸索改良之下，其造型之壯觀、用材之精良與裝飾之優美，皆是其他地區王船建造所不能相提並論的，也早已在臺灣民俗信仰界享有盛名。由於王船是代天巡狩千歲爺所乘之神船，也是千歲爺為鎮民押送疫鬼邪祟的法船，故王船本身即成為平安祭典的焦點所在，與請王、送王等重要儀式是密不可分的，自有平安祭典以來即是如此，故王船從起造、完成開光、遷船以至於遊天河，皆在東港信眾心目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耗費鉅資以建造王船早已成為東港三年一度的重大慣例，而精緻出色的王船更是東港民衆一向引以為傲的事。

東港王船在開光點眼、舉行過三獻祭禮之後，即開放陳列於王船寮中供信眾自由參拜、參觀。祭拜時除了以線香、天庫、金紙等祭獻之外，更獻以小包裝的實物米包、豆包等以供添載，除香之外所有奉獻的祭品都累積在水邊辭王之前載至海邊與王船一起焚化。此期間也不斷接受信眾的捐獻寄付，而由於各方的踴躍捐獻配合造船師傅的義務參與，方使東港王船能每科耗費巨資加以建造。

東港迎王平安祭典所使用的王船，自民國六十二年那一科改成木造以來，幾乎都是以目前所見的形式建造，只有在尺寸大小上有逐漸加大的情形。民國六十二年以前的東港王船，也歷經一段以竹骨紙糊方式製作，

至於紙糊時代之前，也曾有以傳統木造方式建造的情形，但由於未曾留下文獻資料，故詳細情況如何則已不可考。在船的造型方面，據負責東港王船設計繪圖與總督工者，也是丁丑年平安祭典的設計科副科長謝春成表示，東港王船自民國六十二年由紙糊改成木造之後即延續現行的式樣，至於式樣的根據，則是參考東隆宮水仙尊王殿中所供奉的兩艘小型木造王船而來，至於兩艘小王的製作，由於年代久遠已不可考，但根據謝春成的推測，應是早年的唐山師傅所造。

由於東港在歷史上為本省有名的大型魚港，具有優良傳統的造船工業以及技術熟練的造船匠師，雖然木造漁船近代已漸漸為玻璃纖維船所取代，但東港地區仍有不少具有優異傳統造船工藝的匠師，此從東港王船在臺灣的知名度上，即可得到印證，甚至臺北「三王府」在七十八年欲恢復傳統王船「遊地河」的送王方式時，亦特地聘請東港具有造王船經驗的造船師傅前去建造，而三王府王船當年在淡水河上行駛的情形，亦在當年成為北臺灣民俗宗教界的一大盛事，也證明了東港造船師傅所建造的王船，不只是外觀造型華麗、用材精美而已，更可在水面上作實際的航行。

東港王船的建造過程與工序，謝春成亦表示，每一塊用材與每一支鐵釘，都根據真船的實際作法來建造；而觀察東港王船在用材與造型上幾乎都與傳統三帆式中國帆船極為類似，是標準古代官船海船的形式。將東港王船與第一艘航行至美國紐約的「耆英號」相較，即可發現兩者之間極為神似，如三枝桅杆皆作中桅最長、前桅次之、後桅最短的比例，船頭作方形開口航行時將前錠收上置於開口處，船身兩側船舷上、下方皆作曲度向

上的圓弧形線條，兩側船板中間皆劃分為九個寬度相等的堵面，兩側船飾以龍目，船尾後方均插上五枝三角形旗幟；只有尾舵的形狀與吃水角度略有不同，船身上裝飾的方式風格有異，以及耆英號比起最近一艘丁丑科東港王船大約三倍半等。由此我們可發現東港王船的建造，是延續傳統中國式三桅帆船的風格與面貌。

東港王船自民國六十二年（歲次癸丑）由紙糊改為木造以來，迄今已歷二十六年之久，累計共建造過九艘木造王船。根據已設計過四艘王船並擔任總督工的謝春成表示，早期紙糊王船在造好之後為了避免為因閒雜人等的碰觸而破壞並保持船身的神聖性，傳統的作法在王船出廠繞境之前都是將之圍起來，不讓人參觀，因此顯得相當神秘；改成木造之後則開始開放陳列於王船寮中，讓信眾參觀膜拜，以滿足觀眾的好奇心。早期東港的木造王船，在尺寸規模上沒有現在來得壯觀，且由於造船師傅們對於古代帆船的建造較為生疏，故在製作上也不若現在的王船精美；在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研究、建造經驗，並逐科加以改進之後，東港王船才有今天享譽全臺的高水準成績表現。

早期東港王船由紙糊改為木造，是由地方上的造船師傅所熱心發起的，匠師們並義務參與整個建造過程。祭典委員會在每一科平安祭典執事人員之中，皆會在設計科中設置一組王船組來負責王船的建造，所有參與的匠師皆不支酬勞，每人至少擔任三天的工作；以今年丁丑科王船的建造為例，王船組由設計科副科長謝春成與王船組長蔡文化總其成，下設副組長八位，組員共九十四位（名單如附錄一）。據謝春成表示，自第一艘木造王船以來，負責建造王船的匠師除東港本地師傅之外，也

有來自琉球鄉者，但早期琉球師傅較少，後來因為琉球人搬到東港來的漸漸多了之後，琉球師傅的比例也增加了，以這一科來說，琉球師傅約佔四分之一，東港師傅則佔四分之三左右。

歷來東港王船建造所使用的木材都是上等的檜木，丁丑科王船光是木材便花了新臺幣百餘萬元之多。船身整體與各部份的尺寸都必須事先在溫王爺面前擲筊，獲得王爺聖筊表示同意之後才據以建造。王船的建造的全部施工過程是在王船寮中進行，開始建造之前必先擇吉日於寮內恭設「中軍府」神位，敬祀提前前來監督所有平安祭典事務的「中軍爺」，另外並設有「王船大爺」（王船公），都是為了監督工匠的造船，以及保護船廠的聖潔。王船由於是屬神船、法船性質，在建造過程中較諸一般造船有更嚴格的禁忌，凡婦人、不潔者（如帶重孝），以及閒雜人等一律不准進入，以維護王船的神聖潔淨。在早年參與建造王船的師傅，尚需遵守齋戒、潔淨的傳統規矩，在態度上也更為嚴肅、謹慎，但現在隨時代之變遷，已無齋戒等禁忌與要求，但在態度上仍秉持一貫對王船的虔誠信仰而嚴肅謹慎。

擇日開斧之後方開始進行整個王船的建造工序，而其中又以初期的「安龍骨」最為重要，龍骨是船身的主要骨幹，猶如人的脊骨，是整艘王船建造過程順利與否最大的關鍵，故傳統上皆會進行慎重的儀式，在西港則稱為「安膠」。安龍骨後便逐步以建造真船的手法製作。丁丑科王船建造的安龍骨儀式於農曆乙亥年八月二十三日正式進行，於同年九月十二日完成船體的製作，依傳統慣例船體的製作需於三個月之內完成；之後便是九月十七日安龍眼，十月二日開始彩繪裝飾（註三）；在十一

月初彩繪完成後方正式完成王船的建造，並在乙亥年十一月二十日舉行開光點眼典禮儀式。

王船的「安龍骨」與「開光點眼」儀式是王船建造過程中最重要的祭典活動，因此也為祭典委員會所特別重視。本科王船建造的「安龍骨」儀式在乙亥年八月二十三日的上午九時舉行，當天上午八時左右工作人員即於東隆宮前集合，由內司引班、班頭排班護駕之下，迎請溫王爺神尊觀禮，並由境主尊神殿恭請先行降臨監督王船建造的中軍府令牌到場。安龍骨儀式首先由王船組工作人員將王船「龍骨」固定，之後並舉行一場簡單的三獻祭禮，由本科大總理許茂男主祭，副總理及內外總理等陪祭，祭典在神樂隊伴奏下舉行，場面莊嚴隆重，祭禮之後並由七角頭轎班爐主、王船組、顧問來賓、班頭、神樂隊、祭典委員以及信徒等分別上香祭拜。祭禮最後即將中軍府令牌奉迎至設置於王船寮中的神龕安座，亦因此揭開了丁丑正科平安祭典的序幕，而王船組工作人員也開始忙碌地進行王船的建造工作。

至於本科王船的開光點眼典禮，則由朱文成道長所主持的道教科儀為前導，並奉請溫王爺神尊及中軍府令牌在場觀禮。開光儀式先由道長率道眾行請神、調營等科儀；後由大總理奉王船大爺（王船公）神像過七星火，並由道長以寶鏡取三光氣，就神像用朱筆敕點，賦予王船公神像的聖靈。在王船公神像開光之後，即由屏東縣政府主任秘書張滿泉與本科大總理許茂男，共同以朱筆點龍眼，象徵王船從此具有靈力；而所有船身的舵工水手像、彩繪的各人物、龍鳳等繪像也一一加以點眼賦予靈力，並將王船大爺安奉在船頭香案之上，由大總理代表獻祭，舉行一場「祀王船公」的三獻儀式，而各

角頭轎班爐主、王船組成員、祭典委員以及顧問來賓等人，也在三獻禮之後分別上香祭拜，最後將溫王爺神像與中軍府令牌奉回東隆宮，方才完成整個開光典禮。在正式開光之後，王船即開放陳列開始接受信眾的膜拜以及奉獻添載物品。

本科的東港王船各重要部份尺寸為：船身總長四十四尺六寸，龍骨長十九尺八寸四分、高六寸二分、寬五寸八分，中桅長三十一尺二寸，前桅長二十二尺七寸五分，後桅長十八尺三寸八分（註四）。王船在請示王爺決定尺寸後開始建造之前，必先將每一部份依實際尺寸「打版」後才據以製作，上一科（甲戌）曾以十分之一的比例在木板上繪製設計圖，後來根據設計圖再放大製作。由於王船是作為押煞送王功能的「法船」性質，故在比例上雖與一般小型近海漁船相似，但若以王船公神像以及船上所安置的水手舵工的尺寸來說，仍是屬於縮小的規模。至於真實的王爺所乘王船的大小，根據謝春成表示：它比現所見的要大上十倍之多。以船上水手身軀的比例以及明代鄭和下西洋所乘寶船的規模而言，這是可信的說法。

王船組的工作，除了船身的製作之外，船桅、船錨和船上的各項設施如王府、大公厝、浴室廁所等，以及王船的各项攜帶附屬物品如小舟、牲畜舍欄、桌椅日用器具等製作，也皆是分內的工作。而重要成員除了負責王船的建造之外，尚需在遷船繞境與海邊送王時，負責王船船身的維護，送王前的添載、船身固定以及船桅船帆的各部份的裝組。故王船組成員所負責的任務，雖然多屬儀式祭典之外的幕後工作，但就整體活動的視覺印象而言，確是焦點所在，也可謂負有祭典成敗的重要關

鍵之一。

如前所述，東港王船與其他地方的木造王船，其造型都是根據傳統中國式三桅木造帆船的樣式來建造的，但長久下來，各地方仍發展出在地化的特色，因此若仔細加以辨識，仍可發現其間的差異性。雖然東港王船的設計者謝春成認為，這是屬於地方性的眼光問題，澎湖西港的王船在型體上都不一樣，這是因為當地的人在長久以來的習慣使然；但比較而言，東港的王船在造型、材質、裝飾等各方面，卻有其獨到之處。

以西港王船為例來做比較，在型體與裝飾上即與東港王船有明顯的不同。如在造型上，東港王船體積較大，船身兩側向上的曲度較小，三根桅杆的比例較為接近，不像西港王船後桅明顯的較為短小，東港王船桅杆之上的風向旗作成簡單扁平的布旗，西港王船則習慣將其作成立體的鯉魚形狀；東港王船的船頭開口上方橫堵（免朝牌）面積較為扁長；船尾較低、垂直角度較小，置尾舵處的船板兩側做切入船尾的角度，故尾舵上便作成三角形的水平方向面板，與上方的船尾方形船板相接，而兩側船板上方的前後段部位亦未做護欄裝置，而使船板上方成為單純的弧形線條。除了船身之外，東港王船的王府及大公厝的造型也明顯的與其他地方的木造王船不同，是作成方形平頂的屋頂，而不像西港與其他地方王船作傳統廟宇式的前後屋坡屋頂。在船身的顏色上，東港王船以米白色為底色，各船板之間與邊緣在作以紅色為主的其他顏色裝飾，故整體色調而言顯得較為素淨；而在船身的彩繪裝飾上，東港王船更是予人圖繪優美、色緻淡雅、賞心悅目的視覺感受。以上這些在在都是東港王船與其他地方王船不同之處。

在裝置物方面，東港王船除了船身船桅、船錨等主要部份之外，尚有其他許多重要的裝置及攜帶附屬物品（如附錄二）；船桅船帆以及諸項攜帶用品，在海邊送王之前是不裝載在船上的，根據東港的習俗傳統，一旦裝載起來就是要讓船啟航了。固定於船上的如王府、大公厝、浴室廁所廚房等為王船組負責製作，王府位於王船的甲板中段，為送王時安置五位千歲令牌的位置，是千歲爺所居之府第。大公厝為王船大爺所居，位於船尾的甲板上，在高度上高於王府，以便王船公掌握王船航行方向與水手舵工的工作情況；大公厝左側為廚房，右側為浴室廁所。在船頭兩側則置有與東隆宮廟中所陳列同一形式的執事牌、儀杖等，以及水手像三十六軀；水手像、執事牌、儀杖及王船大爺像是另請裝佛匠師所雕刻的。船頭開口處上方置有五頂五種顏色所製、千歲爺專用的小型華蓋（涼傘），船尾上方並置有五枝三角形五方帥旗，顏色分別為：綠鑲紅、紅鑲黃、黃鑲白、黑鑲綠、白鑲黑；按照五行相生的原則，分別象徵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而船身的彩繪裝飾，更是東港王船在整體工藝成績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彩繪手法的洗鍊精美，更是使其成為名副其實之活動的民間藝術載體，是欣賞現代彩繪藝術的絕佳成例。東港王船的彩繪匠師近年都是聘自臺南北門鄉的林梧桐，今年已六十多歲。裝飾的主題都是傳統的神仙人物、龍鳳瑞獸、吉祥題材等，依次分別為：

（一）船身兩側船板水平方向由上至下分為五段：
龍頭、神仙人物、鳳尾：

人物彩繪主題由前至後，左側：漢鍾離、呂洞賓、曹國舅、南極星輝、韓湘子、湯王聘伊尹、三顧茅廬、漢武為君欲學仙、石崇巨富苦無錢；右側：李鐵拐、張果老、何仙姑、瑤池獻瑞、藍采和、渭水聘賢、歷山耕田、嫦娥照鏡嫌貌醜、彭祖焚香祝壽年。

橙、粉紅、粉藍等三色平行長條「大波」。

雙龍（龍頭皆朝前、龍珠在龍頭前方）。

捲草。

以寫實方式繪成的五種魚、蟹圖像。

（二）船頭

由上至下為：天官賜福、開口、雙龍搶珠（珠為請王後書寫大千歲姓氏位置，丁丑科為「余」姓）、象徵天、地、人的避邪用浮雕獠牙三枝、雙鯉。

（三）船尾

由上至下為：「順風相送」字樣、中央蟠龍及左右二神將、雙蝠、船舵兩側雙鳳及牡丹花草。

以上的彩繪裝飾可謂內容豐富、製作精美。尤其又以船身兩側船舫最上方一道的神仙人物堵，採用傳統水墨人物式畫法繪製，最為精彩重要。在這個部位上，除了前後段的龍頭鳳尾之外，各區分為九個面積約略相等的方形面堵（居中一堵面積較小），彩繪主題除八仙與南極星輝、瑤池獻瑞之外，湯王聘伊尹、三顧茅廬、渭水

聘賢、歷山耕田等稱之為「四聘賢」，是耳熟能詳的描述古代帝王聘任賢能故事；而漢武為君欲學仙、石崇巨富苦無錢、嫦娥照鏡嫌貌醜、彭祖焚香祝壽年等，合稱為「四不足」，目的在教化世人處事態度應知足，具有明顯醒世的意味，是東港東隆宮常用的較為特殊之傳統題材。「四聘賢」與「四不足」的主題，依照傳統每科都是東港王船彩繪的重要主題，而這些主題也是東隆宮前殿大楣上的主要彩繪裝飾題材。

東港王船的彩繪裝飾藝術，在龍鳳瑞獸捲草等裝飾上，採用的底色是紅黃色為主，圖案本身也較為繁複，用色豐富而顯得裝飾味較重；而在人物彩繪上，則以傳統水墨畫式的白色為基色，圖案主體用色素雅，構圖本身較為單純而多留白，顯得較具傳統水墨人物畫式的筆墨趣味，這點尤其是與其他地區王船裝飾在藝術風貌上最大不同者。而綜觀整體王船彩繪，不論是裝飾趣味濃厚的圖案或水墨味道明顯的圖像，在用筆與構圖方面都可明顯看出其線條洗鍊、構圖優美的優異成績，在在表現出技巧高超、功力精純的彩繪手法，可謂是現代彩繪藝術的極致之作。優異的彩繪裝飾，也使東港王船在臺灣王船建造界中，享有長久不墜的盛名。

（四）陣頭操練

陣頭的綵街表演一向是傳統廟會中不可缺少的活動，陣頭存在的價值在民俗宗教文化中雖然不算核心地位，但正如典型制式宗教在進行儀式時仍須有聖詩、聖樂的襯托，方不至於使得儀式過程過於單調，而在臺灣民間宗祭典活動中陣頭的活動正是扮演這種襯托熱鬧氣

氛的重要角色，少了陣頭的參與，廟會的熱鬧景象便會為之遜色。在臺灣民間種類繁多的陣頭中，除了純粹作為營造熱鬧氣氛者，如曲館類、雜耍類、小戲類、武術類等之外，尚有一類具有宗教意義功能者，如蜈蚣陣、神將團等，也是廟會祭典活動中常見而相當具有特色的。

這些品類多樣的陣頭在祭典活動中，往往成為一般民衆關注的焦點，而觀賞各種陣頭表演也是昔時傳統社會中人們重要的休憩活動。臺灣多數陣頭的演出，其稱原都必須具備許多特殊技藝，或唱腔、樂器，或武器、武術，或肢體動作等，因此從陣頭組成一直到能參與演出（出陣），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操演。在東港迎王平安祭典中，陣頭活動即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而參與與三年一科平安祭典活動，更是東港本地陣頭最重要的任務；事實上，及至目前為止，東港大多數本地陣頭仍維持單純為迎王而組織、出陣的傳統，因此，在每科平安祭典開始之前，東港本地的陣頭即提早自一二個月、甚至半年之前即開始組織訓練，而這時東港街區各角頭的陣頭訓練操演，在此起彼落劃破夜空的鑼鼓口令聲中，吾人亦可相當明顯的感受到準備迎王平安祭典的氣氛。

關於臺灣各地民俗宗教活動中的陣頭表演，由於近

表四 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平安祭典參加陣頭簡表

陣頭名稱	隸屬廟宇或鸞堂	主祀神	陣頭成立年代	隸屬廟宇之里別
下頭角宋江陣	東隆宮	溫府千歲	清代	東隆里（安海街）

代工商社會的普及使得陣頭的組織、訓練不再像昔時那樣便利，因此在許多規模較大的民俗宗教活動中，便出現相當大比例聘自外地或職業性的陣頭，而使得各地廟會綵街隊伍內容往往有日趨類似的情形，失去了傳統在地化的特色。東港迎王平安祭典在綵街隊伍中仍保有一項傳統的特色，即是隸屬本地的陣頭仍佔多數，而這些陣頭的成員參與都仍是業餘、義務性質，是王船祭活動中十分寶貴的民間文化財。

東港地區的陣頭數目，以參加丁丑科平安祭典遶境者為主共有二十個之多，但在這二十個陣頭之中，屬音樂性陣頭者只有一個（東隆宮漢樂團），宋江陣為主的武術陣頭有五個，其餘十四個陣頭則為各類神將團，因此宋江陣與神將團的比例偏高是東港本地陣頭的第一項特色，這種情形與民國六十年代迎王祭典中所見的陣頭比較之下更是明顯。至於其他臺灣常見的小戲類（如車鼓、採茶）、趣味性陣頭（如鬥牛、跳鼓），以及近年頗為風行的神偶（大仙尪仔），在近年東港本地陣頭中則不曾出現。因此除了少數來自外地的音樂性等類陣頭之外，在平安祭典遶境活動中，放眼可見的東港本地陣頭幾乎只見隊伍龐大的宋江陣以及開臉化妝的各種神將團等兩類陣頭，形成明顯與其他地方陣頭活動迥異的特色。

船仔頭宋江陣	福安宮	福德正神	民國初年	船頭里
汕尾白鶴展翅陣	金茄荳港舊嘉蓮宮	朱府千歲	民國十一年	嘉蓮里
內關帝宋江陣	保安寺	觀音佛祖	日據	興東里
大潭新庄宋江陣	保安宮	保生大帝	可能日據	大潭里
共意堂福州白龍庵五福大帝 駕前什家將	共意堂（即共善堂）	邢府千歲	可能民國十年	頂中里（頂中街）
共和堂欽點五毒大神	共和堂	邢府千歲	約民國二十一年	東隆里（安海街）
共心堂福州白龍庵五福大帝 駕前什家將	共心堂	邢府千歲	民國四十四年	興漁里（下頭角）
城隍廟姚府千歲駕前二十四司	東福殿（東福宮）	城隍爺（境主公）	民國四十四年	盛漁里（下頭角）
鳳山寺廣澤尊王十三太保聖駕	鎮靈宮	文衡帝君、李府千歲	民國四十四年	新勝里（埔仔角）
同安堂八家將	同安堂	吳府千歲	民國四十多年	中興里（安海街）
聖德宮姚府四千歲駕前十二家 司	聖德宮	姚府四千歲	民國五十三年	豐漁里（下頭角）
保安堂福州白龍庵五福大帝駕 前八家將	北極殿保安堂	玄天上帝	民國五十六年	大潭里

湄洲朝天閣天后元君駕前護衛 聖將	朝隆聖堂	天上聖母	民國五十六年	朝安里
共明堂欽點五毒大神	共明堂	邢府千歲	民國六十八年	盛漁里（下頭角）
徐府三千歲駕前三叉五大神將	碧靈堂	徐府三千歲	民國七十一年	東隆里（安海街）
東隆宮漢樂團（神樂團）	東隆宮	溫府千歲	民國七十一年	東隆里（安海街）
杏府千歲駕前八家將	福龍堂	海坪關蔡府千歲	民國七十七年	盛漁里（下頭角）
溫府千歲御前聖將	溫府正修堂	溫府千歲	民國八十年	東隆里（安海街）
北斗星君統兵府楚府千歲駕前	豐隆堂	天上聖母	民國八十三年	豐漁里（下頭角）
十三金甲戰帥				

附註：一、表列陣頭依成立年代順序排列。

二、除這二十個陣頭之外，尚有仍在活動但未參加迎王者，如崙仔頂鎮海宮御前清曲，也有歷史悠久但因故未參加丁丑科平安祭典者，如心德堂十三太保、香吉堂五靈聖將等。

在東港本地眾多陣頭中，除了上述業餘、義務性質之外，以宋江陣、神將團等在數量上佔大多數亦是最大的特色，尤其是在類型多樣的神將團中，除了在臺灣較常見的「家將團」（有八家將、什家將兩類）之外，有許多神將團是東港本地所獨見者，如五毒大神、十三太保等，甚至也有許多是絕無僅有者，如二十四司、十二家司、十三金甲（註五）以及各主神駕前聖將等。以神將團

為主品類眾多的宗教陣頭在迎王平安祭典期間，也構成一副特殊罕見的景象，而東港各神將團之間，或彼此之間有技藝師承、交流關係，但相互之間多構成競爭的態勢，因此為了團體榮譽與面子問題，「拼陣頭」的現象則在所難免，但也為祭典活動更添不少熱鬧氣氛；尤其是丁丑科平安祭典又結合了一年一度屏東縣的「全國文藝季」活動，文藝季中特地在平安祭典前夕安排了數天陣頭展演，增加了許多陣頭演出的機會，除了給東港民眾帶來更多的休憩娛樂之外，也更使各陣頭之間相互競爭的情形更加明顯。

至於東港陣頭發展之所以嬗衍出這種單純化的特色，究其原因，一者或由於東港的迎王繞境活動中，隊伍行進的方式仍保留以步行為主的傳統（除非繞行較遠

的農區，才會視情況階段性以車代步），不似較其他都市化較深的區域早有以車代步的趨勢；再者，傳統以音樂、小戲表演為主的陣頭，由於更需紮實的技巧以及長時間的練習，且在操練、表演方式方面又不如武陣來得活潑生動，故在現代社會生活腳步日益加快的情形之下，除了屆退年齡者之外，已較難吸引青少年的參加，因而要籌組足夠的人手參與冗長的迎王繞境活動已是十分不易的事。而以宋江陣、神將團為主的武陣之所以籌組較容易，亦與一般青少年的心態有關；由於正值活潑好動青春期的青少年，多數缺乏耐心學習音樂性、戲劇性的陣頭，但對於具有練武強身作用的陣頭活動，因所需的訓練期較短且表演性濃厚，相當能滿足青少年的表現慾，因此較容易吸引一般青少年的參與；再者，一般神將團的組成通常只需約一、二十個人手，不若宋江陣之需要人數眾多（東港的宋江陣皆為三十六人成陣形式），對於各廟宇執事人員來說，這種類型的陣頭也顯得較易籌組，且又因老一輩在師承過程中的分散與各自傳衍，再加上陣頭之間的相互較勁，使得神將團在東港本地短短數十年之間成長了數倍之多。因此，以上種種因素即造成近代東港陣頭之所以發展成以各式神將團居多數的主要原因。

東港本地陣頭除了上述類型單純化的情形之外，參與丁丑科東港迎王平安祭典繞境活動的陣頭，在數量上也較以往有減少的現象。主要的原因，在於往年迎王遶境活動中，除了少數幾座廟宇的隊伍因特定的歷史因素而排在前面之外，所有本地與外來隊伍都以抽籤方式決定次序以示公平，但在丁丑科平安祭典籌備之時，祭典委員會基於每科迎王由於隊伍眾多，陣頭穿插在各神轎

之間表演（拜廟）往往拖延了過多的時間，使得壓陣的「大千歲」神駕延遲了回王府的時辰，因此決議將所有參加陣頭分為甲乙兩組，而將各類陣頭歸入乙組，安排在大千歲神駕之後遶境。此種變革雖然能讓大千歲神駕回府時間不至於拖延太久，但所有陣頭在結束遶境行程時，往往已是隔日凌晨三、四點的光景；為顧及陣頭成員的體力、時間，便有少數陣頭決定不再參與，或是減少參加遶境的天數等。

東港各陣頭的訓練操演，為了遷就工作或上學時間，一般都在夜間或假日實施，在成員人數湊齊之後，最初的訓練多為個人基本技巧、觀念的傳授、通常要到平安祭典正式開始之前三五個星期時，才會施以團體操演（隊形合作）並加緊練習的頻率與深度。東港各陣頭組織的成立，通常都是以各角頭廟宇為基地而成為某神祇駕前，除了下頭角宋江陣是標舉為東隆宮溫府千歲駕前但卻不全然由東隆宮掌控之外，所有陣頭的集訓、出陣相關事宜也都以廟宇為中心，並由廟宇管理者為頭人或領隊。

在陣頭開始密集訓練之前，通常都會舉行一種名為「安館」的儀式，目的在正式呼請陣頭主神或廟宇主神降駐教導、監督與庇護各參與的成員弟子，也是陣頭宣示正式成軍的開始。尤其是各神將團更是嚴格遵循這種慣例，而宋江陣早期仍一如神將團具有「安館」的習慣，但或許由於在陣頭性質上較不具濃厚的宗教色彩，再加上團員眾多，故近年東港的宋江陣在集訓時除了祭祀祖師（如宋江爺）或廟宇主神之外，已省略了「安館」的儀式。神將團「安館」的地點通常是在各代表廟宇之中選定一特定空間，安上神位呼請陣頭主神降駐，掛上

某某團名「公館」的牌匾，並將各神將相關法器及服飾掛出、整理。各神將團的「安館」日期則視各團的情況而定，早期的傳統需於團員開始正式練習之前即需進行，通常需要一個月以上，而在安館之後一直到送王之前，所有團員除了上學、工作之外，都必須住宿於「公館」之內；近年由於各家長較為重視青少年學生的課業，再加上廟宇生活設施的不足，故「安館」的期間也為之縮短，或是乾脆讓團員住宿家中而只在練習或迎王遶境時回到廟中。

至於在陣頭的練習指導事宜方面，早年各陣頭都會由一位出自館內或向別團商請「師父」來指導，但近年來，除了各宋江陣由於表演的陣法、套路多屬武術、兵器操演之類，以及和樂團必須熟悉一定的樂器演奏技巧，而仍多維持由專門「師父」指導之外，各神將團由於繁衍快速以致專任教席不易請得，故多由團內先進熟練的成員以相互帶領的方式來指導新進人員；因此同樣類型的神將團，在各地傳承過程也逐漸演化出自己的特色。但就另一個角度而言，根據東港本地耆老的說法以及早年資料顯示，由於在日據時期即組成最早的兩團神將團——「共意堂什家將」與「共和堂五毒大神」皆出自同一根源，而幾乎所有後來陸續組成的團或在師承方面、或在血脈方面都可溯自這兩個團體而較少接受外來團體或師資的指導影響。因此，即便是類型不同的神將團之間，或多或少都可發現其相互影響的情形，構成了東港神將團與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色，這些特色顯而易見的有：出陣時不用鑼鼓或其他音樂，而單純以什役的刑具或神將身上的銅鈴聲音來襯托肅穆的氣氛；神將衣著較為樸素；神將的動作幾乎都具有武術的基礎架勢，

顯得威嚴有力等等。而東港本地許多信眾迄今仍深信，神將在「開臉」之後即帶有神明的性格，可被視為神明一般加以崇拜，因此在各神將團出陣時，常事先情商請他們來做「淨宅」（註六）儀式以去除屋內的邪崇之氣，而在遶境途中亦常有信眾當街跪下排成單行，由神將以法器從上方劃過以達到驅除厄運的目的，也形成迎王祭典活動期間一項特殊的景況。

東港各陣頭在早年幾乎全為三年一科迎王平安祭典所組成，近年則或由於臺灣各地方宗教流交較為密切，也或由於其他地方已較不似東港一地之擁有為數眾多的陣頭，故近年東港作風較為開放的許多陣頭，逐漸有較多的機會到外地或參加本地其他宗教祭典（如迎媽祖）的活動中表演；但一般而言東港陣頭在迎王前夕，都會以訓練未臻成熟而婉拒其他邀約出陣，這也是何以在八十六年文藝季陣頭展演活動中，部份陣頭並未承諾參加的主要原因。但基於年輕人血氣方剛而表演欲望的驅使之下，一旦陣頭決定出陣時，幾乎所有成員皆會賣力的表現，甚至多有在過程中發生類似神明上身的「起乩」現象，而他們的表現也都能贏得東港信眾們的讚賞與尊重，亦或是這些陣頭成員不辭勞苦、不計代價義務持續參與的最佳動力來源吧！

（五）庶務準備

除了上述祭典組織成立、王船建造、中軍府降駐、陣頭操演等之外，在平安祭典正式展開之前尚有許多與祭典有關的相關庶務需要各工作人員加緊準備。

總務科的準備工作有：草擬各項議案並記錄、整理

各次會議決議事項，向外行文擬繕、文書收發、公告、佈告、編印平安祭典專輯，受理各界捐獻款項、物品，統購、統支祭典必需物品並向委員會報告經費收支，辦理祭典期間工作人員之伙食供應等等。典務科的準備工作，除了上述內司、班頭的任務以外，有關祭祀進度、王船添載、遷船、送王等之籌畫，祭典期間王戲、王船、王馬的準備與管理，內司、班頭、吹班、轎班的安排及聯絡，祭典相關祝文、榜文的撰擬等皆是相當重要的準備事宜，而在祭典時間尚需解決有關祭典的各種糾紛與疑難事項，是四科工作組的核心人員，地位最爲重要。

設計科的準備工作，除了由王船組所負責任物艱鉅的王船建造之外，有關王府、王船寮、轅門、更鼓寮等設置，鎮內各重要道路地點之牌樓設置，請水將壇的設置，以及過火場地的準備，各地電燈裝飾與播音設備的準備等等，屬於場地佈置、設備的準備工作，皆是其所要負責的庶務。至於指揮科工作的重點，則多置於祭典進行時之屬於外務性質的工作，如遶境路線的安排，遊行隊伍之編隊、集合、出發之指揮監督等；而在祭典開始之前，則必須就以上這些工作做預先的規畫、安排，以利祭典活動之順利進行。

各項平安祭典準備庶務工作中，特別需要提到的是王府的佈置。王府是平安祭典中駕臨的五位千歲爺之所居，傳統慣例是將東隆宮原本供奉主神溫王爺的正殿作爲王府，而溫王爺則暫時移駕到正殿之外另設溫王府供奉。過去東港東隆宮在迎王期間會在廟前選擇一處適宜的空地，臨時搭建溫王府，丁丑科平安祭典時則以第一進虎廳的水仙尊王殿作爲溫王臨時行宮，但原則上原正

殿的鎮殿溫王神像並不移動，而是以其分身移至行宮中，正如古代地方官讓出府第招待欽差大臣一般，象徵做爲主人身份的溫王爺讓出正殿以方便千歲爺的前來視事，並接受信眾代表們的祭祀，再者也讓祭典期間不能進入王府的一般信眾方便祭拜溫王爺。

祭典期間作爲王府的東隆宮正殿，除了掛上以「代天巡狩」字樣爲主的黃色布幔之外，也將平時殿中的供桌、燭台等撤離以增加祭祀空間；正殿在神龕之上特別以黃綾鋪座，以做爲五位千歲爺的神座，而將套上紅紙套、尚未開光的王令供奉其上，等待請王當天開光。在臺灣各地迎王祭典中所使用代表千歲爺形象者，通常多以紙糊神像爲主，依例在祭典開始時即需要開光點眼而捨棄了傳統的神像，這也是東港溪流域王船祭典的共同特色之一。王令的形式爲古代「劍令」式木雕令牌形式，上寬下窄高約一尺餘下方以一基座穩固，令牌的正面頭部雕有一條頭部突出的蟠龍圖像並塗飾以代表各千歲爺與中軍爺的顏色，背面則書寫千歲爺的頭銜，每科迎王的王令共有九支，大千歲的正令一支、副令二支，二、三、四、五千歲與中軍爺各一支；令牌的顏色則爲大千歲金黃色、二千歲淺紅色、三千歲黑色、四千歲淺綠色、五千歲紫花色，中軍爺白色，與七角頭轎班的服色相同，造型莊嚴典雅，雖不同於神像的形象，但也不減東港信眾對代表千歲爺令牌的謹重。

另外也在廟前的旗杆位置，搭起三層式彩繪牌樓以做爲王府的門面，以和平時的東隆宮之間有所區別。由於在丁丑科平安祭典之前東隆宮曾爲廟宇整體空間建設完成舉行一場「九朝水火祈安清醮」科儀，因此王府正

面彩樓及沿用醮典的天壇彩樓，而僅在彩樓第一層上方懸掛燈箱式的「代天府」名稱匾額做為區別。彩樓以木板彩繪並加上部份玻璃纖維雕塑製成，整體架構則以竹竿鷹架搭成，其外型則與一般民間建醮時常見的醮壇形式類似，第一層五開間、第二層三開間、最上一層一開間，上方兩層左右各置一對鐘鼓樓，全部之圖樣則仿廟宇建築正面外觀繪製裝飾，上方兩層的「殿堂」中並各設置有一組電動故事人物花燈，顯得十分華麗堂皇；彩樓之上並裝飾無數的燈泡，在夜晚點亮時則亦是十分輝煌璀璨，成為攝影愛好者取材的最佳景點之一。

四、東港平安祭典活動過程

為時近八天的祭典活動過程是東港三年一科平安祭典的焦點所在，所有先前漫長的準備工作也都在祭典活動中呈現其成果，而固定三年一科的平安祭典，在近代數十年來的傳衍之下，也早已成為大多數東港人心中最為重要的紀事，更成為臺灣民俗宗教界中的重大盛會，因此也博得「東港情懷、王船故鄉」的美譽。

在臺灣各地王船信仰中，東港迎王平安祭典除了王船本身的建造壯觀華麗、祭典期間各角頭總動員等之外，整個祭典就活動過程來說亦具有許多特色，民俗宗教研究者黃文博認為，以東港為主的東港溪流域（包括小琉球、南州、恆春、滿州等地）王船祭典特色為請王過火、迎王出巡、遷船遶境和午夜送王等。但筆者就個人的親身體會的經驗以為，除了上述外再可見的特點之外，由於東港傳統對於王船祭典活動在精神的認知方面與其他地方有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性之一表現在如前

述所指出的，祭典所請的千歲爺已非一般王船祭典中瘟王的特色，而筆者以為最重要的差異性則表現在東港平安祭典側重祭典期間的「祀王、宴王」儀式，再加上或由於東港地區又有「鸞堂」信仰特別發達的現象，因此平安祭典並不如典型南臺灣王船祭典習俗中的「尙王醮」、延請道士建醮大加祭祀的情形，而傳統上皆是以儒家方式的祭禮為儀式主體。

因此，東港平安祭典中雖安排有「王船法會」儀式，亦請道士來主壇，但這也是近年才有的作法。根據東港耆老表示，早年的王船法會多只請數位閩山派法師來作法而已，因此傳統並無建醮（王醮）的慣例，再者即便是近年在祭典中逐漸有道教科儀的安排，但就其規模而言尚不如其他地方之「王醮」形式完整，也較不受重視；這從丁丑科平安祭典中，法會第一天即因前一夜之遶境結束時間拖晚來不及搭設道壇，而使上午的法會延至下午一併舉行，以及遷船時因所有總理皆不在而使法會停擺等，即可看出東港平安祭典中王醮式的科儀未受到重視的情況。

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平安祭典在祭典活動正式開始之前，也特地選在中秋節當日舉行一場「丁丑正科平安祭典進表法會」，法會由林邊鄉崎峰道壇的林德勝道長主壇，所有丁丑科大總理、副總理、內外總理、祭典委員等參與獻祭，目的在稟告上蒼即將舉行的祭典活動，其作法類似傳統建醮時在醮典正式開始之前的「預告上蒼」科儀，儼然已具有傳統臺南地區的王醮形式，這也是近年才有的作法，亦昭告了平安祭典即將於一個月餘之後正式展開的先聲。此外，在祭典活動正式開始之前，由於在配合八十六年度全國文藝季的舉行之下，使

祭典前夕即特別顯得熱絡異常；而在整個祭典中也有一些過去所不曾有的安排，使得平安祭典在遵守傳統的堅持下，仍呈現出部份適應變遷的作法。以下依次即就王

府上樑、水邊請王、過火安座、王駕出巡、王船法會、王船遶境添載、水邊辭王等過程加以說明。

表五 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平安祭典程序表

日期	祭典項目	活動地點	需要時間	說明
國曆十月二十九日 農曆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恭請王駕 (請水) 過神火	自請水地點至 東隆宮	九小時	(一) 七角頭神轎於上午十一時集合於本宮，請王令後至請水地點候迎王駕。 (二) 其他隊伍於十二時自行前往請水地點(鎮海里)海邊集合，迎候王駕啓行。 (三) 依照第一號路線遊行入本宮並由溫王領隊依照順序過神火。
國曆十月三十日 農曆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王駕出巡	繞境南區	九小時	(一) 七角頭隊伍於上午八時集合於本宮廟前，其他隊伍按照抽籤順序集合於東隆國小光復路前待命出發。 (二) 上午九時依照第二號路線啓駕繞境遊行。 (三) 預定下午八時入廟安座。
國曆十月三十一日 農曆十月初一日 (星期五)	王駕出巡	繞境北區	九小時	(一) 七角頭隊伍於上午八時集合於本宮廟前，其他隊伍按照抽籤順序集合於東隆國小光復路前待命出發。 (二) 上午九時依照第三號路線啓駕繞境遊行。 (三) 預定下午八時入廟安座。

—在保存傳統與適應變遷之間的抉擇（上）—

國曆十一月一日 農曆十月初二日 (星期六)	王駕出巡	繞境中區	九小時	(一) 七角頭隊伍於上午八時集合於本宮廟前，其他隊伍按照抽籤順序集合於東隆國小光復路前待命出發。 (二) 上午九時依照第四號路線啓駕繞境遊行。 (三) 預定下午八時入廟安座。
國曆十一月二日 農曆十月初三日 (星期日)	王駕出巡	繞境農區	九小時	(一) 七角頭隊伍於上午八時集合於本宮廟前，其他隊伍按照抽籤順序集合於東隆國小光復路前待命出發。 (二) 上午九時依照第五號路線啓駕繞境遊行。 (三) 預定下午八時入廟安座。
國曆十一月三日 農曆十月初四日 (星期一)	王船法會	東隆宮	九小時	(一) 各角頭轎班參拜敬王。
國曆十一月四日 農曆十月初五日 (星期二)	王船法會 (遷繞船境)	東隆宮	八小時	(一) 七角頭轎班於中午十時三十分集合於本宮廟前，十一時午餐，十二時出發遷船啓行繞境。 (二) 依照第六號路線出發遊行。 (三) 預定下午六時入廟安座。
國曆十一月五日 農曆十月初六日 (星期三)	歡送王駕	自本宮至 送駕地點	九小時	(一) 七角頭轎班於凌晨二時三十分集合於本宮廟前，準時出發。 (二) 依照第七號路線恭送王駕。 (三) 送駕禮畢，偃旗息鼓、就地解散。

(一) 王府上樑：

在臺灣近代各地王船祭典中，在請王之前必須先將王爺的行宮（一般皆以「代天府」為名）建設完成以供迎王駕，而王府的建造在一般祭典規模較大的地區，通常以廟宇的正殿作為「王府」而以主神分身移出殿外象徵讓出行台迎接王駕，但也有部份地區特地在廟宇附近空地臨時搭建「代天府」以恭迎王駕者，東港平安祭典即採取前者方式辦理已如前所述；但不論是以原廟宇正殿作為王府或是另外搭建，在請王之前皆需舉行一場較為簡單的「上樑」儀式，以象徵王府建造完成。

東港丁丑正科迎王平安祭典的「代天府」上樑儀式，是在農曆九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半舉行，所有丁丑科七角頭大總理、副總理，以及各祭典委員代表，在九時之前即齊聚在東隆宮前，在內司的引導以及神樂隊的伴奏之下，舉行簡單隆重的三獻禮。

代天府上樑儀式過程正如一般傳統廟宇或民宅建造的上樑儀式一般，三獻禮分三個階段進行，每一階段在獻供之前都必須經過奏樂、上香、三叩首的前行儀式，而在第一階段上香之前尚需在奏樂之後鳴砲以昭告儀式的開始。而在內容上三階段獻供者亦有所不同，第一階段為茶、涼糕、四果茶、糕品、五果、檳榔、水煙，第二階段有五樣素齋、爵、代表海味的鹽、酒、代表山珍的糖等，最後一個階段則為牲禮、紅龜粿、湯圓及金帛，象徵福壽圓滿；三段獻供之後再次奏樂、三叩首後「禮成」完成三獻禮的儀式。在三獻禮之後，即由工作人員登上竹梯，在剛舉行過三獻儀式的廟程上方加蓋頂棚

鐵楹之上包裹一束太極金並以紅絲線繫住，象徵中極之位，亦即一般傳統營造匠師在建造屋宇之前的「定分金」意義，並綁上用紅布袋裝的五穀子、鐵釘、銑等物，之後再依照傳統營造慣例綁上一串粽子做為厭勝設施，而不仿照一般民宅或廟宇上樑儀式中的安置「中樑八卦」；型此全部儀式結束，過程約持續一個時辰之久，至此象徵王府已建設完成，即可準備兩天之後恭請五位代天巡狩千歲的降臨進駐了。

(二) 水邊請王：

在臺灣目前各地的王船祭典中，整個祭典的序幕大多以「請王」為開始，至於請王的地點與動機也因為歷史文化因素的不同而演化出在地化的特色。如前述臺灣縣志中所描述者，臺灣早年王船祭典的舉行多源於當地古代曾有接獲送自外地的王船漂著紀錄，因此就在王船漂著處作為請王的地點，如著名的西港王船祭即是，只是由於近代海岸地形的變遷，當年的王船漂著地點如今或早已距離海岸甚遠，或因為海岸向的侵蝕而沒入海底，故許多地方早已不復舊貌，但信眾們則仍舊固守傳統以昔時地點為請王之地。

在平安祭典當日請王之前的上午，祭典委員會工作人員需先完成兩件任務，一是上午八時的溫王爺安座，另一為九時左右至街外迎接自南屏東遠道而來的兩支神駕隊伍。溫王爺安座儀式相當簡單，是在內司引導之下，由輪值負責溫王神駕的崙仔頂角爐主將溫王爺的分身神像請到原為水仙尊王殿的溫王府中安座，象徵正式將正殿讓出做為代天府以迎接即將降臨的千歲爺聖駕，

安座之後也只行簡單的上香祭拜儀式即可。至於溫王爺神駕在請王之前需先至街外迎接兩支隊伍，已是歷史相當悠久的傳統慣例，所迎接的兩支隊伍為來自屏東車城的「中隆宮」以及恆春的「恆隆壇」。據當地耆老表示，溫王神駕之所以必須前王迎接，是因為這兩支隊伍在東港最早開始迎王之初即開始持續前來參加，而且在昔時交通上不如現今便利時，皆需徒步走上兩三天的路程，而在早年除小琉球、南州等附近鄉鎮之外，他們是少數遠地而來的隊伍之二，因此為了表示感激歷年來即形成這種慣例迄今。中隆宮主神為池府、朱府千歲，與東隆宮溫府千歲之間是歷史悠久的交陪關係，而恆隆壇主神為溫府千歲，是東隆宮眾多的分靈壇之一，兩支隊伍在每科迎王祭典時並不全程參加，但請王時一定會到並參加之後二至三日的遶境活動始離去，而在離去時溫王府亦需依照傳統慣例相送至之前迎接的地點亦顯現出宗教信仰傳統中濃厚的人情味（註七）。

東港平安祭典的請王地點依照慣例都在崙仔頂（鎮海里）海灘舉行，但由於東港東隆宮主神溫府千歲屬於香火攜來的類型，在海邊登陸，故請王的地點也在海邊，是典型的原鄉意識、唐山意識的遺存（李豐楙一九九三：八二）。而東港本地關於東隆宮的沿革自古即有一段傳說，謂崙仔頂海灘（舊稱「太監府」（註八））為發現建造東隆宮木材漂著之地，而在東港人心目中，這片海灘所對的方向又是福建閩南的原鄉，亦是溫王爺與東隆宮發跡的聖地，因此傳統上皆以之為恭迎三年一科代天巡狩千歲爺王駕之地，只是當年太監府的地點早已因為海岸的侵蝕而沈入一公里外的海中，但依照慣例仍以崙仔頂海邊做為迎王與送王的地點。

東港丁丑科平安祭典在代天府上樑儀式之後，各廟宇神駕與陣頭、角頭轎班、以及信眾們早已熱切期待代天巡狩千歲爺王駕的降臨。而早在請王之前，祭典委員會設計科工作人員早已在海灘上搭起迎王將台，做為農曆九月二十八日中午請王法會的祭壇。東港平安祭典的請王儀式與西港之間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西港所請的千歲爺為值年的十二瘟神，以當年者為大千歲、前一年者為二千歲、後一年者為三千歲，其值年千歲爺姓氏是固定的，因此而請的大千歲爺也是固定姓氏的；但東港迎王時所請的千歲爺為五位但只有大千歲冠以姓氏，千歲爺亦非瘟神王爺而是三十六進士中欽點的十二位王爺之一，而且每一科所請的大千歲姓氏並不固定。至於請王當天所請來的大千歲姓氏為何？依慣例是由內司及祭典委員會中的核心成員於請王前一天夜晚，在溫王爺駕前就十二位欽點的千歲爺中以神筭指示，後才於請王時印證輪到負責大千歲神轎的頭筆所報之「銜頭」是否符合；早年東港這種先請示溫王爺的請王方式並不公開，對外則皆宣稱全由駕臨之千歲爺自行降乩指示，但近年來許多東港人皆已知悉但東隆宮仍不予以承認，儼然成為一種公開的秘密之態勢。

東港丁丑科平安祭典請王時間依照傳統慣例是在午後舉行，這與西港的午夜請王在時辰上也有所不同。農曆九月二十八日當天午時一到，七角頭轎班即迎出各千歲爺的神轎與涼傘，以及中軍爺、溫王爺神駕，齊集於東隆宮廟埕準備請王令至請王地點恭候王駕；而其他隊伍包括各廟宇神駕、陣頭與各地信徒等，則依慣例於稍後的正午時分直接到海灘集合。請王是平安祭典第一天中最重要的儀式，傳統上備受各界的重視，因此這天不

論是東港本地或是來自外地與東隆宮有分靈或交陪關係的廟宇隊伍與信徒也都最多，因此，當七角頭神轎到來之前，崙仔頂鎮海公園的海灘上早已是滿坑滿谷的人潮，大夥兒熱切地等待五位千歲爺的駕臨。大約正午時分，內司與七角頭大總理、副總理在鐘鼓齊鳴聲中依次請出套著紅紙的王令，按照輪值的次序安置於神轎中，王印則由一匹王馬駝著，在指揮車的前導之下，後隨各角頭的參事以及、內外總理、顧問群等，一行人浩浩蕩蕩的往請王地點出發，來到迎王將台之前即將令牌一一恭送到台上準備開光儀式。王令的開光儀式由林德勝道長主持，取下紅紙套之後以寶鏡取三光之氣照於令牌之上，再以朱筆敕點賦予令牌靈氣而成為聖物，開光之後便等待千歲爺王駕的蒞臨。

臺灣民間常用的神靈「降駕法」，常見的有附身於巫覡之上而使之書寫，或採用「手轎」、「四轎」發輦者，亦有直接由執事人員在神前執筆請示者，依各地的習俗而不同。東港地區傳統慣用的「降駕法」，是以神轎前後的「轎籤」（在前者為「頭籤」、又稱頭筆，在後者稱「尾籤」）來起乩，每籤由前後各一人手持於肩上，起乩時通常為前面一人進入恍惚狀態，讓神明附身其上，然後用轎籤在沙灘書寫神明之乩示，本地人稱之為「神筆」，書寫內容為「奉玉旨代天巡狩○」，最後一字即為降臨大千歲的姓氏；之後再衝到台前請驗，由少數已獲知大千歲姓氏的祭典委員會核心人士看驗核對，如果姓氏符合則表示大千歲已到，否則便揮手讓頭籤再請，直到符合為止。

開光儀式之後只見七角頭神轎不斷地衝入海中，以祈求千歲爺的降臨，而各神轎的轎籤也在沙灘上由班頭

與下頭角宋江隊員圍出的狹小通道中來回的走動，而一般只有負責大千歲的轎籤有降乩「報銜頭」的動作，其他千歲爺轎籤則多做為護衛，或是與大千歲轎籤交談請其示現。眼見未時（下午一至三時）已過，頭籤們多走到班頭儀仗之前即折回海邊方向，只有一次向前降筆但因姓氏不符合而遭揮去，平安祭典眾執事人員個個心急如焚，典務科也不斷地廣播：「請大千歲來報銜頭」，林德勝道長也請大總理兩次走下將台到海灘上持香跪求大千歲及早降臨，或由於上午一場為時不短的雨勢使得天空仍現陰霾而致濕氣略重之下，現場氣氛也顯得十分沈悶，周遭中也有具經驗的當地人在議論，擔心這一科或許要創下請水最晚的記錄了。

莫約三時四十分左右，在大千歲轎籤第二次向前「報銜頭」時忽聞台上的林道長高呼：「大千歲到了，姓余」，一時之間鞭炮聲大作，於是現場立刻為之一陣騷動，台上由工作人員迅速熟練地在黃色帥旗預留的位置書寫上「余」字，隨後也在相關的帥燈、旗幟以及王船船頭都寫上「余」大千歲的姓氏。代天巡狩的五位千歲爺王駕既已降臨，不多久各角頭大總理、副總理們即依序將代表千歲爺的王令一一奉請至各神轎內安置，準備先繞行到「新街」之後回廟前過火安座，而各地前來迎接王駕的神明神駕以及陣頭等，也要根據先前抽籤的順序在千歲爺王駕之後加入遊行的行列。

（三）過火安座：

在臺灣傳統宗教信仰中，火一向具有「潔淨」的功能，因此藉由火堆上通過的「過火」儀式即具有潔淨除

穢的作用；因此在神明請來之後，尚需經過「過火」儀式之後方才入廟安座，是一般臺灣廟宇在新廟落成安座或進香時常有的作法，東港平安祭典在請王之後依傳統慣例，千歲爺王令亦需在「過神火」之後方才入府；而在過火之前則會先繞行至鎮北的「新街」後方才轉回東隆宮代天府。在請王之後，遶境隊伍即依照排定的次序前行，遶境次序與之後四天的王駕出巡分區遶境相同，由指揮車前導，溫府千歲神駕領頭，一行人沿著鎮海宮前的鎮海路、延平路前行，過東港橋之後接中正路到達「新街」的新隆宮後轉回。

請水當天的遊行性質與之後四天的王駕出巡隊伍內容雖然相差不多，但在路線上則相當簡短，而且在沿途經過廟宇神壇之時，所有神轎、陣頭也不參拜，直接到達新隆宮參拜之後立即轉回；但或許由於請王儀式完成之後已近下午四時分，再加上參加的隊伍、信眾又是最多的一天，故大千歲王駕來到新隆宮之時已是傍晚六時左右的入夜時分了。在遊行的沿途除了許多或頸戴紙「枷」、手持大香、做「扮犯」模樣，或手拿掃帚身穿黑裙做「掃香路」狀的女性信眾跟隨在溫王爺神駕之後前行，而道路兩側的民宅商家亦紛紛排出香案，並以鞭炮迎接千歲爺王駕的經過，當然圍觀的人潮亦充斥著遊行所經的道路兩旁，使得進入東港的主要入口亦因此為之堵塞，整個東港街一時之間幾乎為之沸騰，可謂是萬人空巷的盛況。

至於每一科的東港平安祭典在請王之後必須先繞行新街？當地比較普遍的說法，是因為「新街」為「莊母」所在，亦即是東港開莊之地，因此先繞行莊母表達東港人飲水思源感恩之情，新街當地信眾也說，是因為溫

王爺最早是在新莊一帶發跡的，故必須先繞行新莊。但這種說法一者在東港開發史上並無明確的證據，且與一般認為東隆宮初建於「太監府」，亦是學者認為初建於新園鄉「鹽埔仔」等，事實上也有很大的出入；而根據當地文史工作者訪查結果，在數年前省文獻會來東港做口述歷史調查時，新街當地有土耆老指稱，之所以在請王後先繞行新莊，是因為以前曾有數科迎王祭典，東隆宮執事因經費不足向新街一帶的郊商募款，郊商承諾願意捐獻所有不足的款項，但以日後需先繞行新莊作為交換條件，因此數十年來變成一種慣例了（註九）；伍政祈也是持這種看法（伍政祈一九九四：四八）。上述種種莫衷一是的說法，雖經筆者多方訪查但已無法提出明確的證據，迄今似已成爲懸案而有待鄉土學者更進一步的考證。

遊行隊伍繞行新莊之後即轉回東隆宮廟埕，準備入廟前的過火儀式。這時在東隆宮之前的寬闊廟埕中，工作人員早已點燃了將要過火用的火堆，火堆用木材依照五方的方位堆起並加以燃燒名為「五王火」，也配合所請五位千歲爺的意義。火堆在燃燒一陣子之後工作人員即以長竹竿將火炭撲平、打實，並不斷以大量的鹽米拋灑其上以增加潔淨作用的力量，而此時林德勝道長亦在火堆前方做起「調營」、「開火門」等儀式，請求天上神將們庇護即將要過火的信眾們。但或許由於此刻在燃燒火堆時時間稍有拖延，當遶境回程的神轎隊伍來到過火場地之時，火堆中尚有些許火苗在竄燒著，溫王爺以及五位千歲爺的神轎等候了多時之後方才開始過火。過火時仍由溫王神轎打頭陣，依次為大千歲、二千歲、三千歲、四千歲、五千歲、中軍府的次序通過火堆之

上；只見扛抬神轎的轎班人員挽起褲管、打著赤腳，迅速的從火炭堆上走過，引起圍觀群眾的陣陣驚呼與喝采，而一頂頂閃爍著燈光的「火輦」神轎在夜色與人群中穿梭，現場氣氛顯得異常熱絡。

在過神火儀式中，由七角頭轎班所負責的千歲爺、中軍府與溫王爺神轎，通過之後仍再由東隆宮右側的馬路經溫府正修堂前折回，前後通過了三回之後，方才在內司班頭引導之下，由各角頭大總理、副總理將五位千歲爺的令牌迎奉至王府內舉行安座大典，這時王府大門由班頭戒護，不讓閒雜人等進入，由門外往府內望去，黃色圍幔之下安坐諸千歲爺令牌，顯得十分莊嚴肅穆。千歲爺過火完成之後方才由各參加遊行的神轎、陣頭等依序過火，而這時也有許多信眾手捧神像在行列之中通過，祈求藉由五王火的力量來增加神明之靈力並庇佑自己。

過火儀式在熱烈中持續舉行，直到亥時左右方才結束，這時王府之外已正式升起帥燈、帥旗，以示余大千歲前來巡狩。而在千歲爺進駐王府之後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放榜安民」，其目的正如古代帝王、官府在遇有大事時要出榜、張貼於重要通道處以使百姓週知一般，代天巡狩的千歲爺一如古代欽差大臣巡視地方時一般「出榜」，將巡狩的宗旨目的公告於信眾知悉，榜文的內容即是這些方面的描述（詳見附錄三）。東港平安祭典的「榜文」共有五張，除了下款因張貼的位置而有差異之外內容皆相同，依慣例由內司撰擬，再請示大千歲核可後發下，一張發「府前曉諭」，張貼於王府大門左側，其餘四張則張貼於東港主要街區的重要通路處（註十），正如古代之城牆的四個城門處；而這些地點的範圍內正是早期東

港聚落最為密集之區域，雖然沒有城門的形式，但榜文之後仍以東南西北門等名義署款。

在千歲爺過火安座之後，不多時王府內即開始舉行第一次的「祀王」儀式這種祀王儀式也是在大千歲駕臨進駐之後必須每日早晚舉行的，所謂「晨昏祀王」，晨間為清晨午時舉行，晚間則於下午戌時舉行；但在請王的首日以及之後的四天王駕出巡中，由於遶境隊伍往往因為多有延遲而常使傍晚祀王時間延至夜間九時千歲爺回府之後，雖然各總理們在一天遊行之後皆已相當疲憊，但祀王是總理們單獨親近千歲爺的時機，大夥兒都特別的珍惜而依舊抖擻精神、行禮如儀。祀王儀式在神樂隊的伴奏之下，由內司任司儀「通贊」引導掌握程序的進行，大總理——下頭角的許茂男主祭，其他六角頭的副總理與祭。祭禮形式依照古禮舉行，在上香、三叩首之後即為一系列的獻供，所獻的供品依次為茶、涼糕、四果茶、糕品、三種水果分次呈獻，之後便進檳榔、水煙筒、五寶，進獻完畢三跪九叩之後禮成；祭祀完五位千歲爺之後再分別移至中軍府、溫王府、王船寮（祀王船公），這才全部完成全部的祀王儀式。在每日全部總理與祭的祀王儀式完畢之後，尚有依照分配由各角頭總理各自主祭的「敬王」儀式，在儀式內容上則較祀王時為減省，且所進獻的供品也較為彈性多樣，如首日大總理敬王時即準備有包含豬羊在內的全牲，以表示各總理自己對千歲爺的敬意。

（四）王駕出巡：

東港迎王平安祭典活動中在請王過火之後，雖然傳

統上祭典委員會將祭典的重心置於王府之內的各項儀式，但數天的王駕出巡確是參與信眾最多的活動過程，也是聚落全體動員參與的活動；何況就一般信眾來說，王府之內的各項儀式只是各角頭總理、祭典委員等頭人們的特權，一般信眾是被摒除在外的，只有迎神繞境的活動，方是大家能參與且在心目中最具有宗教代表性的民俗，而神明的繞境遊行，對廣大的信眾來說更具有為地方除穢、驅邪的功能，因此也更受大家的重視。

在臺灣傳統宗教信仰中，神明出巡的繞境活動又被稱為「云莊」或「運莊」，是一種神明針對其轄境的巡視行為，具有上述除穢、驅邪的宗教功能；而在各地王爺信仰中，王爺的神格性質又常被定位為「代天巡狩」的功能，信眾們多祈求王爺的蒞境巡察能帶給地方潔淨安全；而傳統上千歲爺在巡狩繞境時，也正如榜文內容所述的同時帶有警惕世人的作用，因此就兼具有道德教化與消除不祥的雙重意義，從個人內在的道德修為到集體賴以生活的大環境，形成一種週期性的宗教潔淨行為（李豐楙一九九三：九四）。在東港平安祭典中，千歲爺王駕的出巡繞境活動，即是在請王之後，對東港轄境之內所做的一種三年一次的定期性宗教潔淨儀式行為。

【註釋】

註一：雖然活動的參與是因為工作所需，但前後長達三個多月階段性的採訪，以及長達二十一天（包含王船祭之前的九朝醮典）的持續活動記錄，著實留下了相當深刻的生活體驗，當然其中也包括了緊接著活動結束之後一場不大不小、卻讓我臥床近十天的感冒病痛。東港在我個人的生活

經驗來說一直是一個十分遙遠、生疏的地名，但由於有頗負盛名的三年一科「王船祭」舉行，對一向關注臺灣漢人傳統民俗文化的工作者而言，東港，卻又儼然在印象中具有「聖地」一般的地位。有機會實際親身觀察記錄「東港王船祭」的相關活動，是源於東港東隆宮委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李豐楙教授主持「東隆宮醮志」以及「東港迎王」二書的編撰，個人由於過去在學習民俗藝術以及記錄攝影上的小小成績，為李教授所不棄而要我與內子協助他就整個醮典、祭典過程以及事前的準備情形做採訪記錄。在承諾接下這一份工作時的心情是頗為矛盾且又惶恐的，矛盾的是：雖然過去數年之間我亦曾觀察採訪過幾處臺灣漢人民俗活動，但對於一些極富盛名的活動一向存有一份想要身歷其境實際瞭解其盛名所在的憧憬；但卻又害怕一旦實際參與時，那種人群的過度擁擠以及主辦單位的高傲態度所帶來的不快；而惶恐的是，在六年前（一九八二）以李教授為首的工作群已做過一次前所未有的傑出文字影像記錄，在步後塵時如何才能有不一樣的成績呈現？因此，在「東港王船祭」名聲早已如雷貫耳，也事先知道活動期間的景況勢必是萬人空巷情形之下，雖然事先曾進行了兩次共計十餘天的事前準備工作採訪，但一直到活動前夕人已進駐東隆宮活動中心時，心中尚無較為確定的採訪規劃準備。所幸在整個為期二十二天的活動過程中，尚能大略掌握活動的重點與精神，不至於有太多疏失的產生，而終究能完成這一次艱難卻又難得的任務。

註二：班頭所戴的笠冠以竹篾以類似斗笠編法交織編成，冠上飾以許多五色絨球，顏色有紅、黑之分，其外形為寬邊高帽，帽頂中間有凸軸，類似傳統戲劇服裝中的明代「中軍盔」造型。

註三：安龍骨之後，農曆八月二十五日初期完成，八月二十七日

大波製作，閏八月四日側骨製作，閏八月二十九日外版製作；之後方完成船體並進行安龍眼、彩繪等工序。

註四：其餘重要尺寸如：龍頭總高三尺五寸，面頂寬六尺五寸，前方面頂出口寬五尺一寸，船尾高十四尺二寸，船尾面頂寬七尺八寸、前錠七尺六寸六分、後錠七尺五分等。

註五：「五毒大神」為五方（東、西、南、北、中）解瘟之神，各尊名稱不詳，手上分持解毒珠、塵尾（拂塵），一般皆由兒童所扮，「共和堂」與「共明堂」皆有。「十三太保」據傳為廣澤尊王之子，各尊名稱亦不詳，「鎮靈宮」及「心德堂」皆有，但丁丑科時心德堂並未出陣參加祭典。「十二家司」為下頭角「聖德宮」獨有的神將團，陣中除中軍、文武差之外，十二位別為劍童、印童、法僧、道長、百總爺四位、千總爺二位，文判官、武判官。「十三金甲」全名「十三金甲戰帥」，為下頭角「豐隆堂」所獨有，其名稱為中尊林大元帥，左側六尊由前至後為：朱、吳、茅、趙、李、張大元帥，右側六尊則為：沈、池、溫、盧、許、黃大元帥。關於東港神將團陣頭的詳細情形，可參見《東港迎王》書中所載。

註六：神將團的「淨宅」行為，通常是藉由神明降身神將團所賦予的力量，以驅除屋宅中的邪祟不祥；神將團執行淨宅儀式最常見的為「踏八卦」「踩七星」等。

註七：據說曾有一科迎王時，溫王爺在送這兩支隊伍之一的神駕離去時，東隆宮班頭忘了稟請客神神尊上轎，因此神轎即遲遲不願離去，經查詢後方瞭解其中原因，即刻補請神尊上轎之後，客神神駕方才離去，此後東隆宮祭典委員會執事即不敢再有疏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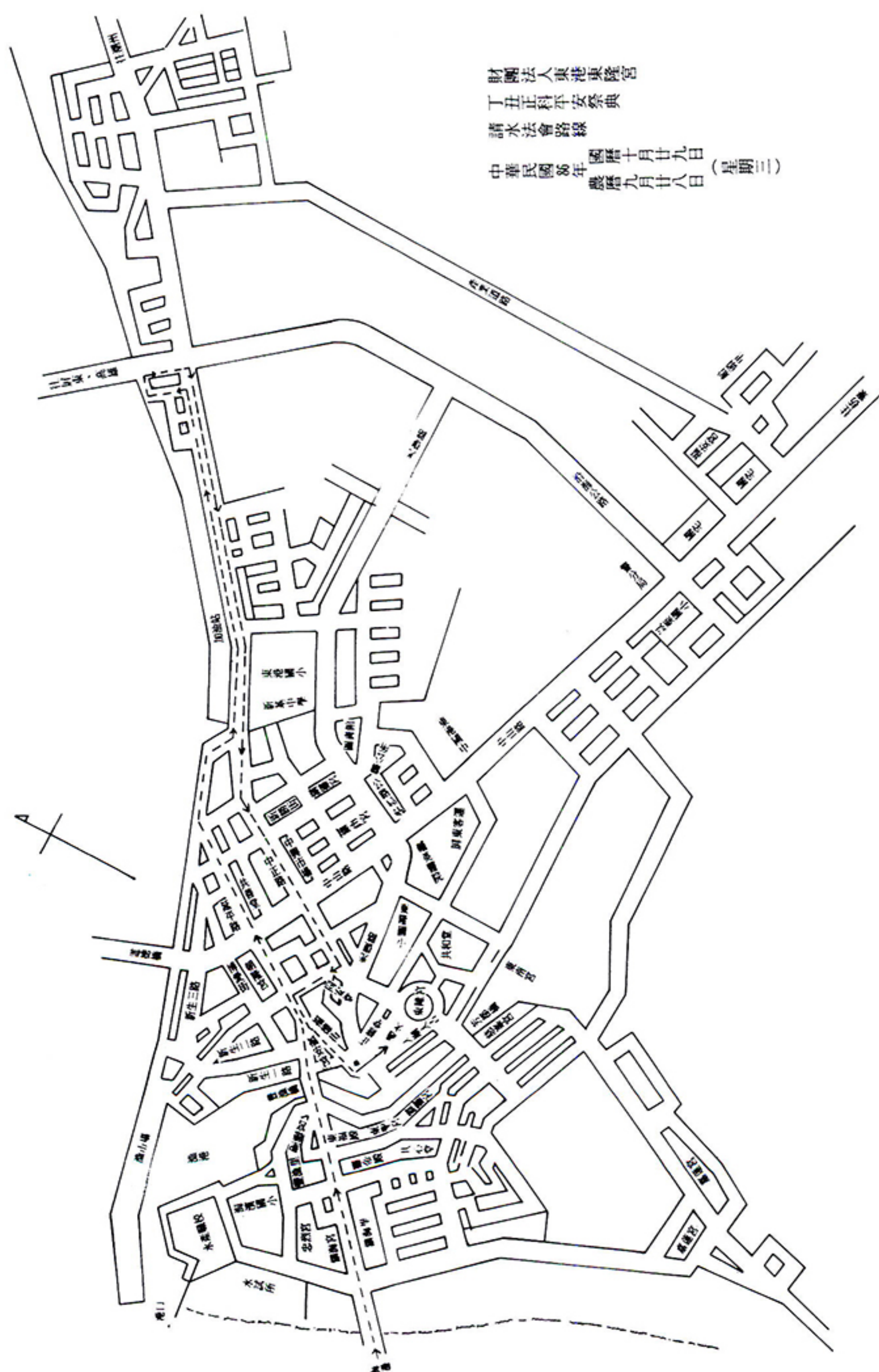
註八：「太監府」名稱的由來，根據東港本地的傳說，在明成祖

時代三保太監鄭和歷次下南洋中曾有一回因遇天候不佳而暫泊駐紮於此地，故名。

註九：此種說法，由東港的青年文史工作者陳進成先生告知。

註十：丁丑科放榜張貼地點，除府前之外四個門的榜文位置依次為：東門——東港國中前（往林邊方向的船頭路上）、南門——光復橋（東隆里往嘉蓮里的南平路頭）南端、西門——進德大橋（東港鎮往新園鄉的中正路底）、北門——東港橋（中正路往高雄方向）南端，其範圍內相當東港的外城牆之內。

附錄4—1



(攝影：謝宗榮)



1. 東隆宮主神「溫府千歲」鎮殿神像，為黑臉、長鬚、雙眼垂視造型，其神格為典型的「英靈王爺」。



2. 東港王船造型優美壯觀，最為民俗界所稱道。



3.迎王活動的動力，為東隆宮以地方信仰中心結合七角頭力量而成，圖為丁丑正科各角頭擔任迎王職務公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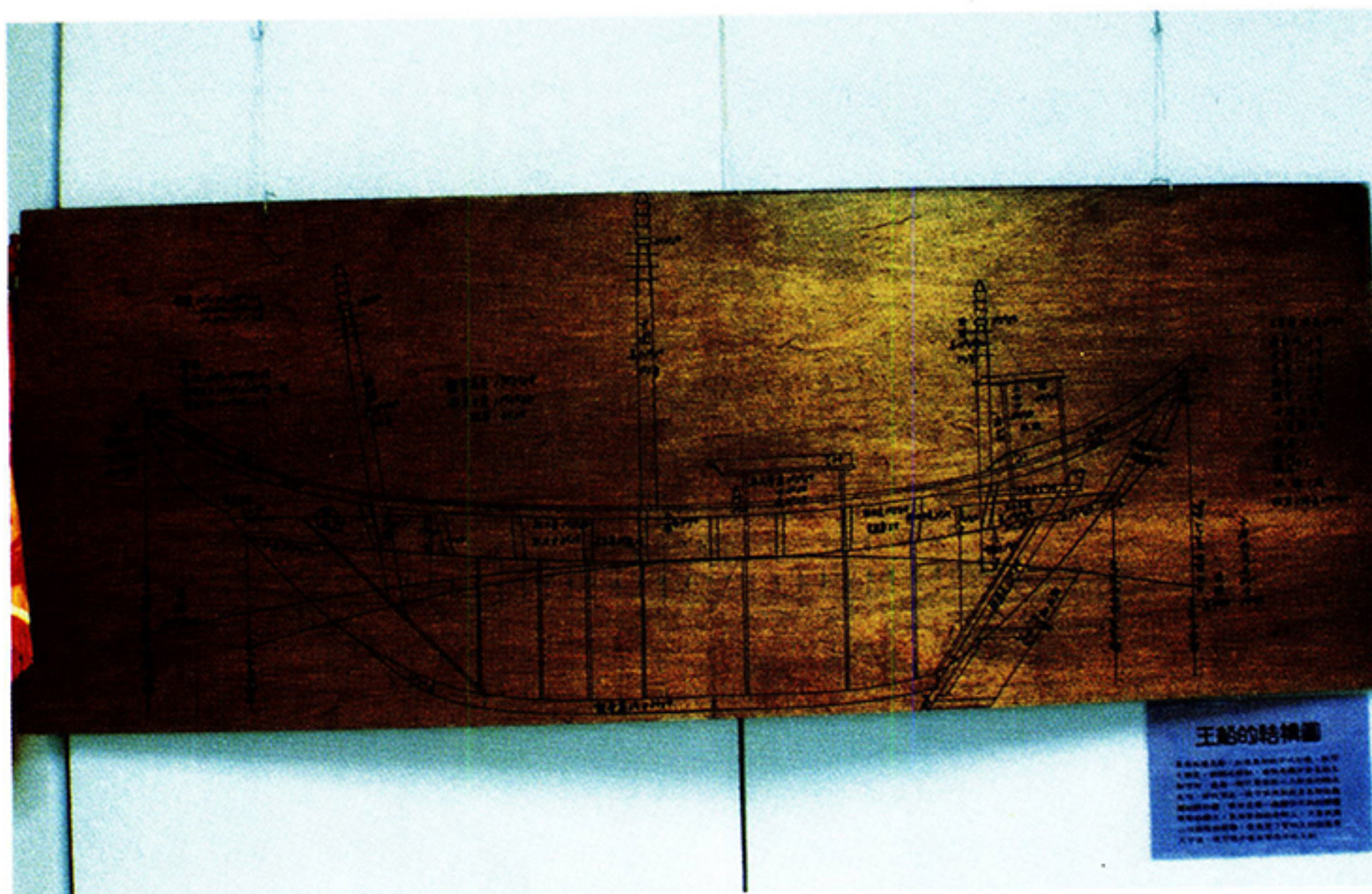
4.平安祭典全程由大總理擔任主祭，圖為丁丑科大總理下頭角的許茂男。

5. 平安祭典期間，中軍府前祭改的信眾絡繹不絕，由班頭輪流執行祭改工作。



6. 王船寮內恭設「中軍府」神位，以監督王船的建造工作。

—在保存傳統與適應變遷之間的抉擇（上）—



7.甲戌正科（民國八十三年）王船設計圖（謝春成繪製）。



8.東港王船造型是根據東隆宮水仙尊王殿中所供奉具有百年歷史的小王船而來。



9. 東港王船在開光後即陳列供信眾參觀、捐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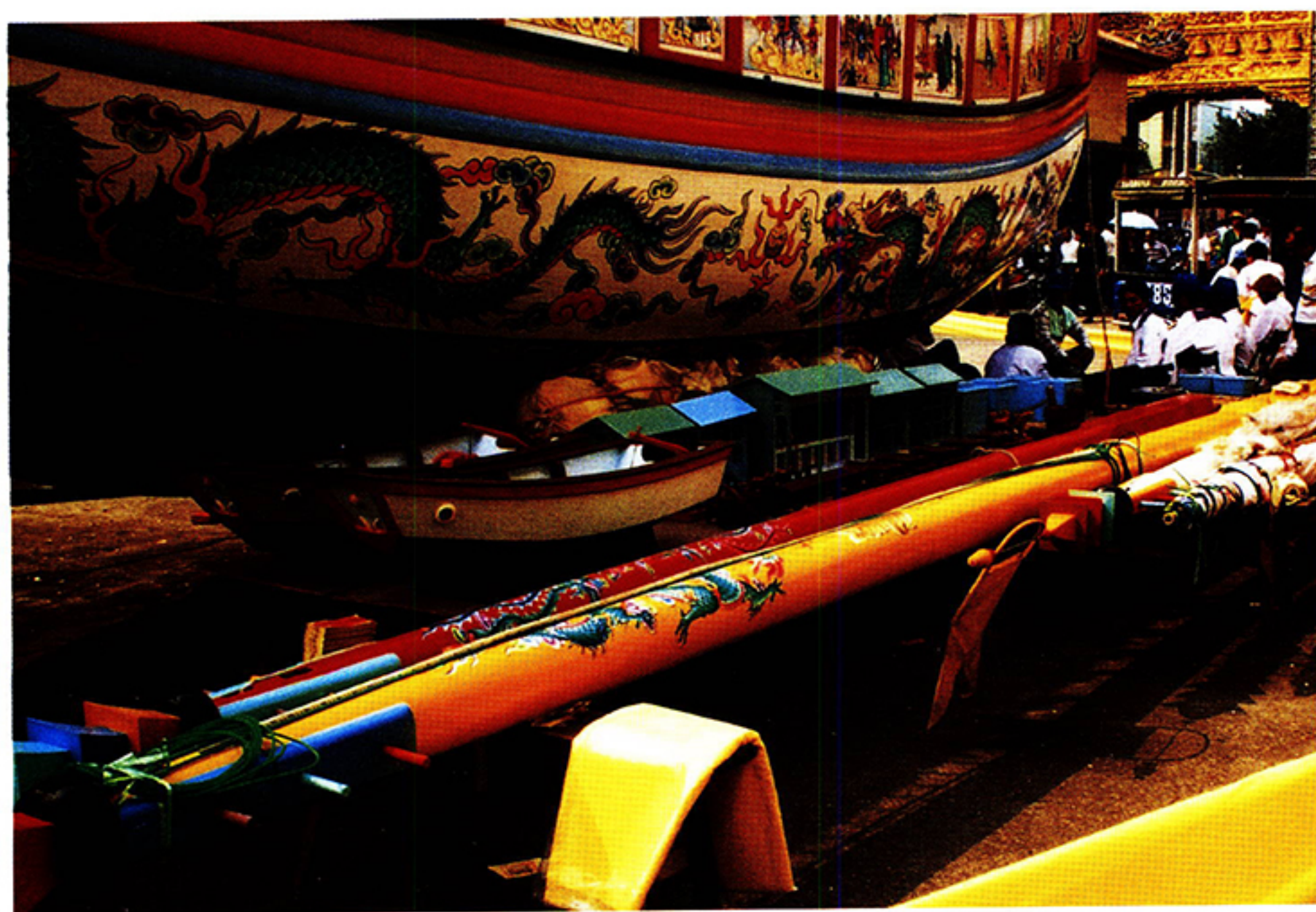


10. 丁丑科東港王船船身右側的彩繪裝飾。

—在保存傳統與適應變遷之間的抉擇（上）—



11. 丁丑科東港王船船尾的裝飾。



12. 東港王船除了船身之外，尚有眾多的附屬用品。



13. 東港本地參加平安祭典的陣頭，多在一個月之前即開始展開密集訓練，圖為「共善堂什家將」練習的情形。



14. 「共和堂欽點五毒大神」為完全由孩童所組成的神將陣頭。



15. 東港唯一的豐隆堂「十三金甲戰帥」，亦為其他地方所未見的神將陣頭。



16. 「大潭新庄女宋江陣」清一色由女性組成，在東港六支宋江陣隊伍中顯得相當特殊。



17. 根據東港本地習俗，各陣頭在平安祭典之前即行「安館」並供奉守護神以監督訓練情形，圖為「同安堂八家將」的公館陳設。



18. 東港平安祭典期間的代天府牌樓搭建在東隆宮前方。



19. 丁丑科平安祭典王府上樑儀式在三獻之後安置「太極位」，象徵王府已建造完成。



20. 請水法會中大總理持香跪於海灘上，祈求大千歲趕快降駕。



21. 余大千歲降駕之後，即升起帥旗準備出發繞境。



22. 代天巡狩千歲爺入府安座之前的「過火」場面。

作者簡介

姓名：謝宗榮

出生年：民國四十九年

出生地：南投市

學歷：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經歷：國軍基層領導幹部、文宣幕僚

美工設計、美術編輯、文宣企畫、展示設計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助理

民間藝術民俗文字圖像工作者

近期作品：一九九八a《藝文資源調查作業參考手冊·信仰節俗類》

（與李豐楙教授、李秀娥女士合撰）；臺北：文建會。

一九九八b《臺灣傳統厭勝物的信仰意涵與藝術風貌》；

《臺北文獻》直第一二三期。

一九九八c《厭勝物所反映的臺灣民間信仰空間觀念》；

《臺北文獻》直第一二四期。

一九九八d《蘆洲湧蓮寺丁丑年五朝慶成祈安福醮志》（

建築格局篇）（寺廟裝飾篇）；臺北：蘆洲湧蓮寺管理委

員會。

一九九八e《東港迎王——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平安祭典

》（王船建造篇）（遶船送王篇）；屏東：財團法人東港

東隆宮。

一九九八f《東港東隆宮醮志——丁丑年九朝慶成謝恩水火

祈安醮志》（建築格局篇）（宮廟藝術篇）（醮事準備篇

）；屏東：財團法人東港東隆宮。

一九九八g《東港迎王傳統與王船藝術》；《歷史》第一

二四期。

一九九八h《東港東隆宮的建築空間及其裝飾藝術》；《

台灣文獻》第四十九卷第四期

— 臺灣文獻 第五十卷第二期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 南投 —